

■一九七三年六月號

■二四四期

蕉風



■ KDN 6572

■ BULANAN CHAO

■ 244

■ JUNE 1973

58

36



KDN 6572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44期 ● 一九七三年六月號 (六月二日出版)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Ipoh Book Co., No. 38,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el: 4660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
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回；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影藝

好萊塢一九七三·寧西沱·43

專欄

亡羊補牢(流放集)·劉放·47

從頭做起(閒思錄)·黃潤岳·51

詩

30行·謝永就·54

無題三首·秦 秦·56

論述

電影技巧在中國現代詩裡的運用(下)·溫任平·57

梁山泊的締造與幻滅(下)·樂蘅軍·71

創作

人生就是這樣的嗎·溫祥英·81

風訊·編輯室·93

蕉風月刊

二四四期

目錄

封面設計·宇 文

封面畫·祈之二·陳升榮

詩及散文

琵琶、笛子、窗景·黃峯衍·**5**

四拍奏·李木香·**8**

小說

午餐時間·莫 邪·**11**

抓緊今天的陽光·南 子·**14**

山洪爆發·宋子衡·**17**

玩具火車與木葉蝶·菊 凡·**24**

三 人·雅 蒙·**31**

墓·小 黑·**39**

黃峯衍

琵琶·笛子·窗景

琵琶

——
寄 K

有一隻琵琶

因思憶

瘦在遠鄉水岸邊

一街街裏

一小樓

書香的

壁上

每值風冷的

荒夜

伊胸間的絃絲

笛子

便抽搐起來
琤琮

凹

凸

的水聲

呼喊的是

流落江湖

一尾不羈的魚

心亂的

名字

一男子吹笛子

吹呵吹

吹出一族大大小小

黑亮生動的

螳螂

笛孔內探出

異味的音符

無禮的

〕五月十四日修

橫濱磯子區

沉默
湧出來

那男子的齒
陷失

笛的體肉
唇與竹之間
血緩緩蠕動

那是一管舊笛子
那是一管舊笛子

終有聲音

响起

自男子抽搖的喉核

窗景

古遠的松極色

沉陷入草色枯綠的

山莽沉陷入

石灰色的屋宇沉陷入
氣體的軟綿裏

—
橫濱

四拍奏

○ 躺在青青草上，看花飄葉落，聽溪水琤琮，應該是最澄明怡悅的境界，只是，於她，却是最無所依恃，無可奈何的姿態。許多交纏交疊的煩燥與不耐和着鳥聲圍成一堵斷牆，將她腰斬。

她想：寂寞是揮不落的黑色，像雨夜的森寒。隔離無疑是陰慘的割據，冷濕淡黯。

思念已流成無岸的河，砌成無河的岸，甚麼也抓不住——像河流抓不住兩岸，也麼也蕩不出，偏在內裏，慘烈地割據着她的心靈，無告且哀傷……

一頭水鳥，那麼一低頭，就啣住水面的一朵白雲，久久不放。她想，那象徵愛，而愛是一種植根的悲痛，生得越深，痛得更澈底，愛也是一宗痛心疾首的事，蓋下來的時候，沒有選擇和躲避的餘地。

1

你的出現，無異是在枯竭垂死的野地裏，淋下柔美的雨露，低低的陷下來，不能摧拒，不能拔掉。深邃的眼眸，冷漠的外表，生硬的臉容，以及那刺青的手臂，像捶不成器的海石——很潮很澀，重重地落在這窄窄如花徑的心裏，根深蒂固……

若說不能忘懷什麼，或鍾情什麼，恐怕，該是那有山有水有湖泊的臂彎，那一直都
被荒擱着，不會展開，不會舒放，不會有人問津的避風港。我是古舟子，我的帆已缺，我的
桅已腐，我要在那兒停泊，我要拋下沉重的錨，呼吸朝氣與霧露，而你說：

——你是個心智開放，卓越，清雅，有着高度靈智的女孩，裹繞着香氣，顫動着美，跟
你在一起，可以過着高度的心智生活。

——只有心智成熟的男人，才能證實你是全然溫馴的女人。
——只是……：

2

——我們會是兩盞燈，互相照射，舒放光芒，但不會是兩團火，在一起燃燒。

你望着遠山，悠悠地說，你是來自雲深霧氣氳氳處的；你終得回歸，千山萬水，不留踪
影。

（夜深霧重時，我該怎麼呼喚你？）

——你肯，你內裏便貼滿許多耳朵，聆聽你底溫柔。
（幾時，你會回來，牧放成羣的耳朵？）

——點燃你心底的明燈，信賴自己，也相信我的，把它當作心中最後一盞孤燈。光源是
不欠缺的，只要你不拒絕溫情和智慧，讓它們充滿你。你——就是光！冥冥中，你跟所有美
麗真切的心靈同在。

抓起一把枯葉，你說：

——有時，你會很孤單，落寂，肅殺的，像這流盡了血的黃葉的屍體般乾竭；不過，並
沒有什麼可遺憾或嘆息，因為這也是美，經過磨折和碰擊的美，才是實在的。

3

你走的時候，霧色四合，蟬聲停奏，山角那邊翻出一條小徑，空谷响起聲音。你的
我的影子倒在一株椰影下，哀於曳去的芬芳和色彩，鬱悶沉沉地罩下來，靜止而復動的風捲

成一種顏色。

4

從此，着眼處是一隻偶來的飛鳥，棲止於 Taman Rajang 參天底古枝桠上，而他棲息在遠方，那鐘鼓鳴响的高原上；同是一片天，一片萬里皆雲的天，兩樽魂魄，却似傷逝的秋草，擱在不同的兩地，連拔海也不一樣。

心悸於眼前的暮色，她有摔破一支空瓶，且伏身其上底衝動，那流盡血後的屍體，那種痛快與淋漓……

蒼茫的夜色，悽切底蟬鳴，衝動是暴漲的海洋，湧成浩瀚……

一九七三年三月砂勝越拉護師訓學院

午餐時間

我才不去想我該怎麼辦。在那以後，我知道已經沒有什麼好怎麼辦的了。我按照固有的三個程序度日，就是出門上班，回來沖涼和睡覺。

現在最幸運的事情應該是我有一份自由有趣的工作。如果這時候再加上失業，我才真真的不知我該怎麼辦。天天坐在門口曬免費的陽光嗎？不但無聊，又窮得你寸步難移的。我想我懂得什麼叫知足常樂。

我也很喜歡沖涼；因為它使我感到新鮮而且有一種可以好好去睡覺甚至好好活下去的感覺。我只討厭生活中的一項節目，就是睡覺。每晚做些奇形怪狀的夢都叫我怕了，何況有的簡直不忍卒夢；拼命想醒又無能為力。所以我的結論是人能夠不用睡覺就好了。

我佩服我的一些朋友。她們碰到這類情況，還看得下電視播映的老電影，通通都是女人照片和愛情小說的雜誌。彩色印刷商業氣味重得要命，故事內容差透，裝釘又嚇人，老是一頁頁脫散。我只有在不想談話的時候才拾起一本用以遮住臉孔。她們可以靠這些東西蟄伏過一段時期，又重新去花枝招展了。

我想我不行。我不會那麼快復元。我是知道自己的。我所能做的，除了弄花就是看書，看書之餘又是弄花。好在弄花並非太簡易，需要好多時間，包括換土、澆水、移植、隨時搬

動它們避開烈日暴雨以及昆蟲就捉等等。快樂不快樂很難說，不過我做這些是希望使自己平靜。

所謂平靜就是說，你假裝什麼也沒發生過那樣，誰也看不出你心裏的焦灼。我以為自己也看不出，哼。

就是那天，我到晚上一直沒動過食物；上午喝了三杯咖啡加奶，下午喝了兩杯純咖啡。隔天晨起嘔得一塌糊塗，幸而是假日。

此外並無異狀。啊，要說有的話就是那夜坐盡中宵風露任由一支不流行的英文歌曲在心上默默千圈旋轉。但我不像歌裏的女孩那麼哀愁；只是乾瞪着鄰家的木瓜樹。它那麼直又那麼瘦，滿頭都是曲邊的大葉子；一幅妖魔鬼怪的模樣。身外四顧茫茫，遠一點的樹叢都漂浮在霧氣中。

日記可撕出的部份都一焚了之。留着可能時時逗引我去翻動回憶，所以銷鏷更好。燒掉的時刻，心裏不但沒有一點火花，幾乎是無極無垠的增冰峨峨。

後來就真的再沒有什麼異狀了。唯一不大舒服的是因為工作所需出入的地方絕大多數冷氣設備，我的未老先衰的右腿風濕痛常大肆作怪。不過這不能怪誰，老毛病；休說現在年紀輕輕，早在求學時期更年輕就已長期忍受它的為害。舊小說慣用評語「誠非壽徵也」。不是很好嗎？

很倒霉那天的休息時間較長，不記得誰建議跑遠一些吃午餐；那是在跑跑街。本來也沒什麼，可是餐後有人叫我陪她去書局買東西，我也沒問她買什麼就進去了。

站在文具部隨意亂看，現在的東西都是很華而不實的，專門誘拐鈔票和許多觀賞的眼光，像我。

同伴不知跑那裏去了，我回頭望望再看回來；一樣東西突然把我吸住。是一疊小小本的 Word Cards，黑色封面。我高興一下；因為我立刻記起他說過他在辦公室裏需要寫傳話字條，而且他最喜歡黑色。

我拈起一本，用眼神招呼一個女職員。當她向我走過來時，我已經開始清醒，更正自己

的記起是錯之又錯的一時糊塗。於是我又急忙放下那本 *Word Cards*……站到我面前的這人一定很難忘掉我一片迷惘而又抱歉的表情。

要我陪她的混帳同事及時走向我說走吧，找不到要買的東西。

我神智不清的跟着她走了出來，走在千百種雜聲交響的泡泡街；想哭。

抓緊今天的陽光

她用右腳的第一根脚趾輕輕地在草地上劃着，第二根脚趾疊在第一根脚趾上，一種很舒服的感覺，像電流傳遍全身。她以脚后跟爲圓心，脚尖在草地上來來回回的畫着弧形。她的脚好白皙，他想。她的小腿好瘦削，具有古希臘彫塑的美，他想。她應該多晒一點陽光，皮膚太白，是不健康的。她今天好像很快樂，他想。他想。他想。他想。他想得很多，像一隻騰空的天馬，古希臘神話裡那隻會飛的馬。他神經兮兮地笑了起來。

她仰起頭來，用手在睫毛上搭一道涼蓬，像西遊記裡常描寫的忒式（這種聯想當然很可笑）。她仰起頭，短短的髮垂在後頸，有如一道黑色的流瀑，緩緩的瀉落。天空藍得像派克的墨水，沒有一絲流浪的流雲，太陽大大方方的停在天心，大大方方的發出光芒。

他回頭看她，小巧的鼻尖浮現幾滴圓圓的汗珠，天氣的確太熱了。她今天穿一襲短短的方格花裙，裙裾的邊緣，壓着一個黑色的手提袋。袖子好潤，是流行的款式。

他說：「天氣好熱，要不要撐你的傘？」

她搖搖頭。她就是這樣固執，只要是她決定了的，誰也不能改變。

公園傍邊的小徑，疏疏落落幾個人走過。這樣鬼熱的天氣，今天又不是假期，人當然不會很多。

她輕輕地在他的手心上放一粒糖，說：「給你。」

他說：「妳打電話叫我到這里來，有什麼事嗎？」

她搖搖頭。

他說：「下午不是有課？」

她說：「不想上」。

「當心教授不高興。」

「管他。」

一個人不應該停了一個環境里太久，當周圍的一切都太熟悉時，對心靈是沉重的負擔。有靈性的思想，是一道會流動的河流，兩岸的風景就算十分美麗，一切都是不值得留戀的。它湍急的流動，它潺潺的流動，它奔騰的流動。生命的意義對河流來說，就是永恆的騷動。

假如你問一道河流，為什麼你要不停地流動。河流會這樣回答你：我不要熟悉周圍的一切。

像她這樣靈巧的女孩子，在暮氣沉沉的學府里就了三年，就像你將一粒要萌發的種子，壓上千斤的巨石。

他說：「再過兩個月就要畢業了，你要好好預備功課。」

她攤開雙手，頑皮地眨着眼睛，說：「為什麼你要講這樣掃興的話。」攻試。前途。學位。工作。獎學金。都是隔夜的菜餚。

他搖着頭，什麼也沒有說。妳年紀還小，什麼社會經驗也沒有，妳所厭惡的一切，正是許多「成人」所夢寐以求的。他們拿了一支名利的尺，到處去衡量、判斷一切。他們說，畢業加索，你死了，好哇，好哇，你的畫的價錢漲得比股票還快哩。

他說：「就算厭惡再讀書，總得好好做完它，拿一張文憑就算了。」
她瞪了他一眼：「你今天怎麼變得這樣俗氣，我又不是三歲小孩！」

哈，俗氣，這個世界上不俗氣的人究竟是少數，且往往變成異客，就像一羣人，都變成犀牛，只有一個人不願意變，那麼，在犀牛的眼中，那個人一定是隻珍奇的「動物」，像熊貓一樣，最後，他也變成犀牛，才心安理得起來。

她說：「前幾天我媽說，要我今年讀完了，繼續讀榮譽學位。」

他說：「那不是很好嗎？」

「鬼才好。」你不知道，背那種四五千年前的老古董，悶得人快發瘋。這些東西，和環境污染，人口問題，越戰等等好像都沒有什麼關係。

她笑着說：「你看我現在快像一個瘋婆了。」

如果你對已有的一切感到厭倦時，那你最好離開它。一如紀德所說的：「別停留在與你相似的周遭；永遠別停留。當一種環境已與你相似起來，或是你自己變得與這環境相似，立刻它對你不再有益。」當你已厭倦了那些筆記，那些只會打球下棋的教授，你應該勇敢站起來，說，再見。扔掉它，像扔掉一襲破舊的衣衫。

他安慰她：「能多讀一年，總是好的，將來找工作也比較容易。」

她說：「換個話題好不好？看戲去？」

他搖搖頭。

「游泳去？」

他搖搖頭。

「不舒服？」

「老板交給我的工作還沒有趕完。」

「木頭。」她罵他。

她提起手提袋，無心的擺着動。她穿了木屐鞋，向着水池的方向走去。

池邊，一株鳳凰木，亭亭的立着，火紅的花，在花軸的四周燒了起來。地上洒滿了紅瓣，和帶有斑點的旗瓣，枯黑革質的莢果，一枚枚的從樹枝上吊下來，葉子好綠，枝柯向四處生長，幾乎要抓盡這一天的陽光。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四日

宋子衡

山洪爆發

當季候風轉位颯過來時，這個靜謐平和的村落即將面對一場暴風雨的侵襲了。

伍倫悒悒的近於癱瘓地坐在門檻上。在牆角那地上裂開的縫隙邊，突然出現了一隊長長的黑色螞蟻，每隻螞蟻都像負着重任，啣着一顆顆白色的卵，正慌忙地往板牆上端移動。伍倫不耐煩地站起身，伸長了頸子，從簷角處望向東西，那灰濛的天空，使他那雜粗濃的眉毛即刻緊接在一起，連成了一字形。對伍倫來說，今年這場水災是不容許再發生的。但當他看到了這一片灰濛天色，在他心理上就已經做好了一種準備了。去年前年也是在這個時候，正是冬節前後，也是這樣的天色，這似乎又是一個定局。這情形從來就沒有發生的，起初只以為下幾場大雨也不是甚麼罕見的事，當煙葉可採摘時，能下幾陣適量的雨水並沒有甚麼壞處；但却沒想到水就是這樣子升了起來，越過門檻，再過膝部，且還不停地往上升，那時腦子裡空盪盪的甚麼都沒想要，其實是因為想要的太多太多了，鷄鴨豬羊，還有那一片煙田，綠葱葱的就眼巴巴地看着被沒入水底。在那個時刻，惟一想到的就是人命，只好無可奈何心痛地帶着風濕病拖着一家人逃命。今年可能又要面對這一場浩劫了，因去年也是這樣，那一層層密集的雨雲壓得那麼低，真使人喘不過氣來。

「電台報告過甚麼？」伍倫背向着大廳這麼問着。他的大兒子阿昌面向着牆壁沒出聲。他的第二兒子阿德聽了也即刻轉向廳後去。

「達連橋已被截斷！」在廚房裡煮飯的女兒阿芳却大聲地答了出來。

這是非常矛盾的。伍倫是不願意去知道確實的水災情況的，可是，他還是要追問關於水災的事。他一聽完這句關於電台的報告後，即感覺到被一層絕望掩蓋過似的，整個人陷進了那空無去，默默的，不說甚麼。

水災，在伍倫這個家庭裡已成了一樁敏感問題，是不能談論的。他悵然地走向煙田，佇立在阡陌上，把視線擴展到整片廣袤的煙田，那雙眼睛彷彿已被遮上一層甚麼，迷迷糊糊的。他能够在這裡生活了卅多年的主要因素，也就是這大片煙田所構成，沒想到在這個時候，他那堅強的意志才要遭受考驗。看着那一棵棵稚嫩的煙樹仍在風裡搖曳，他不期然的感到辛酸起來；他悲痛的並不是甚麼財產上損失的事，而是因那無法抗拒的天然災害，當那濁黃的大水一旦氾濫過來，淹死的並不是這一片煙田，而是尊嚴，人的尊嚴，尤其是他。

想想他搬到兒一幌就是卅多年，在這卅多年裡頭所有的歡愉就是從這片土地裡培育出來的。這片土地就是他生命這附屬品，它不但給他得到幸福，還完全整整地給他達到人生目的。每當他在進晚飯時候，那張圓形的的飯桌，圍得滿滿的，那一對對夾得堅實而有力的筷子，那一碗碗溢出來的笑浪，都是由這片土地營造出來的，他一向都非常珍惜着這些，從來就不會被甚麼淹蓋過，也是不容許的。

他父母是死在阡陌上的，也就是這樣的被擯棄在阡陌上。那時他像剛滿廿歲，也是在他母親去後的第二年，他的父親也跟着躺在床上抽着氣這樣對他說：

「我甚麼都沒遺留，有的只是那些鋤頭鏟刀，這片土地又是租來的。我相信你是會生活下去的，你會的。」

這幾句話一直纏繞着他，任由時間怎樣的沖洗也刷不去，他像背得很順口，因他知道總有一天，也要向兒女們講這話的。

在他父母相繼離世後，那原有的土地也就被他主徵收回去，當他正在徬徨當兒，無意間却發現了這片荒野，在荒野上長滿了灌木叢，那些蓬勃綠油油的樹葉使他產生了信心，這必是一片好土地，於是，他決心用自己的力量把這片荒野開發；就是這樣，在他那把滑亮的鋤頭第一次劃下時，他的一生也就深深地被埋在這兒了。更出奇的是他竟會成了這個小村落的開闢者。那就是在他來後不久的幾年內，有許許多多的人都跟着擠到這兒來，也因為這樣，他開始從那孤獨走入溫暖的人情中。在他撥開那冷寞的面孔時

，他記得有一句話：

「金妹，去告訴你爸爸說煙葉上生了虫。」

是這句話引他進入完美的人生境界。沒想到緊隨了他卅多年，生了一群兒女，腳上從不多加一雙鞋子的妻子就會是這個小女孩。

一閃眼，卅多年的辛勤刻苦和歡愉即被壓縮成了這一片片記憶，這些，也就像那些煙樹的根牟牟地纏着這片土地。前年的第一趟大水淹上來退下去，大家只默默地重回家門，雖然會哀傷了一陣子，但那歡樂仍在。在去年的大水淹上來退下去，重回家門的時候，沒想到連那歡愉也退去了。

「阿伯，這兩年來常患水災，咱們不如離開這兒，遷到較高的地方去。」他的大兒子阿昌首先觸發了這問題。

他想的是甚麼呢？他來的時候這兒是荒野，現在這兒却變成肥沃美好的土地，沾滿了他的血和汗，烙滿了他的足跡，總之，在這兒他已花去了整半生，現在就要他放棄這片土地，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如果一定要這樣，他將會以整個生命去抵禦，去反擊。他認為水災對一個人只不過是一種非常輕微的打擊，他是決定讓更深更大的苦難淹死的，這樣他會覺得仍然快樂地活着。

「遷？這兒一帶的人誰想過這問題？大水只不過是這兩年的事，先前有過嗎？你們爲甚麼不想大水以後不再來。」當他正處在失望的淵域裡時，又加上他兒子那懦弱的表現，實在咽不下氣，但他仍舊壓制着。

「我看以後每年都會有大水的。」阿德的肯定語氣只加重了他的固執。

「要走你們走，我是永遠要留在這兒的，大水淹不了我。年青人，我也年青過，爲甚麼不同，知道嗎？我來時，這兒比大水淹過來更可怕。」他在那憤怒的縫隙裡，仍要使一種信念滋長起來。

「這並不是怕，而是眼看看那些煙樹和豬羊就這樣被浸入水裡，我們實在是忍受不了。」阿昌頹喪地辯護着。

「你們是不是已經被淹死？」他惱怒地說，頓一頓，吞下一口涎水，接着又說：「人沒死去，怕沒東西收成！」

「伯，這點我們知道，可是咱們不能這樣每年遭受摧殘，這樣下去，咱們不是要更窮苦麼？」阿昌說。

「窮苦？你們不是都已活到現在，這是甚麼理由？不管怎樣，我是不會屈服的。要去那裡，是你們的自由，但從現在起，不要再說到大水的事。」

這是他沒想到的事，人的意志竟會這麼輕易地被大水淹沒。但被淹得更深的他認為是自己的奮鬥意義，這點當然包括着他的整個尊嚴。

從去年那場水災過後，他的這個家也因此而起了變化，由於兩代的意志趨向關係，這個家已開始醞釀着那種可怕的隔膜。

如果今年的雨水仍舊跟過去兩年一樣，他將面對一種考驗。眼看着這場浩劫即將來臨，無論怎樣這已是挽救不了的，但一定要面對着它。

風一陣接着一陣地颳過，樹葉飄打着屋頂發出了沙沙的聲響。伍倫倒在床上胡思亂想，始終都合不上眼，總像感覺到大水已在汹涌地奔流過來。他是在等待着，等待着另一場大水，這場大水對他將會有所作用的。

房內那盞微弱的煤油燈，因抵不住風力的吹颳而熄滅了，四週突地變成了黑漆漆的一片，他凝視着那一片濃黑，企圖在那濃黑中看到一些甚麼；他從來就未曾在這種漆黑的氣氛中睜着眼睛，這或許就是去年那場大水所帶來的吧！卅多年來，都是在阡陌上等着太陽出來，守着太陽下山，然後在飯桌上拾取一天所得的歡樂，根本就不需多費甚麼心機去為一些瑣事煩惱。好像現在，要睜着眼睛面對着這片漆黑，默默地聽着風在不斷地吹颳，只是雨的訊息仍然那麼遙遠。

卅多年來，這是他第一次遭受到挫折，不單是兒子們向他提議搬遷離開這兒，連他妻女們也贊同放棄這片土地，無形中已使他陷入孤立。他經常會不明不白的對他們這種說法感到憤怒，他也會想過他們這麼說應該是對的，那還不是爲了長遠計劃，可是，他却沒法子去接受，或許就是爲了那種失敗、那種恥辱。

這場雨如果醞釀得更久，他整個家的陰霾會比那雨雲積壓得更濃更厚。他知道他們都在心中埋怨，埋怨那種無理的固執。這只是他們不了解他。而他的看法却不同，他總覺得他們是那麼的脆弱，不堪一擊的。大水雖然可怕，怕只不過是一陣子的事，人也不致於那麼笨拙的等着淹死，過後煙苗還不是可照

一股莫名的火簇正在浮升，正像要尋覓一個隙孔鑽出，接着那臉部的陰影也抖動了起來，不過，這情形在瞬間又逐漸消散，在消散；唯一能聽到的還是那時輕時重的雨聲。

他的兩個兒子也開始在廳內走動，在幾張桌子的抽屜中搜着一些甚麼。整個家裡仍舊保持着寂靜，一句話都沒聽到，只有抽屜的碰擊聲。他開始感到煩燥起來，想找一些藉口來處理這事件，他一定要阻止的，他不能就這樣讓人的尊嚴崩塌，他覺得還抵得住這災難，一切都還未曾發生。他轉過身，那兩顆眼球已近乎突出，逼視着屋內的一切行動，但他仍舊不出聲，只像是在盡力思索，或是想把自己壓制下去，去承受這災難的摧殘，而失敗這回事，他一直就未曾想過。

就這樣，在那種不尋常的緘默中，一件是他等待已久又不許人家提起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是他隔圍的一個青年，站在煙田中阡陌上喊出來的：

「阿倫伯，上流的山洪瀉下來了，已越過這裡的堤岸。」

「山洪！」伍倫是應在心裡，他感到一陣癱瘓，即刻撇下水煙筒，奔出門外去，他近乎瘋狂的奔向河的堤岸，可是，他已沒法子分辨河與堤岸的界線；那雙眼，已佈滿着恐怖的神色，直看着那滔滔的河水淹過他的小腿，他猶豫了一陣子，又迅速地轉回頭，跑回家去拿了一把鐮刀，然後又跑向煙田去。阿昌也緊跟了上去。

伍倫整個人陷在煙叢中，揮着那把鐮刀向着那些嫩綠的煙樹亂砍，大水已淹過他的膝部，但他只揮斬了片刻，就顯得氣力已盡，以鐮刀柄支撐着在喘氣。阿昌只能遠遠地站着發呆，對這種情形他也無所作為，最後看他他父親已站着不動，他才這麼大聲嚷叫着：

「阿伯，快走啊！大水已淹起來了。」

伍倫沒有回答甚麼，好像是接受了他兒子的勸告，沮喪地拖着鐮刀從煙田中走了出來，又站在較高的地方看着煙田，那種神態就是人遭受到挫折後所產生出來的，失敗和絕望。他又望着整個村落，只看到一片混亂的場面，村子裡所有的人都在進行撤離，這情形在剎那間又泛起了某種心理作用，那就是他感到自己太孤立了。人到了這種災難時刻，只有這條路可走麼？他的眼眶裡已集着些微淚水，但他並不是在憐憫着甚麼，而是他已進入那恐怖的瘋顛狀態，他是沒法子把這尊嚴成立起來了，也絕對不會栽倒在這場大水中。他仍環顧着村子四週，只見一堆堆的人在搬向安全地帶，忽然他看到家人們也在把東西

樣長出。在這個時候，他反而覺得他們已被淹死，那是被淹死他的信念和意志裏。這並不是他們的狗強固執，而是那層不能理解的人的尊嚴在作祟，他一想到這些，儘管大水是怎樣可怕，財物損失是怎樣慘重，他還是不能屈服，無論怎樣也要把人的尊嚴樹立起來，而且還要鞏固地把它築在煙田左側，他那口十年前已選好墳墓的碑碣上。

「總有一天你會被淹死在這裏。」這是他妻子常常向他強調的一句話。他不否認，他有被淹死的可能，但他絕對不會因此而妥協的，因為撤離這問題是兒子先向他提出的，那等於他們已歸附於某種勢力，企圖向他施展壓力。所以他在進行抗拒，當然，他抗拒的對象並不是他家中任何一份，而是那股勢力，直到他真正被淹死時為止。

房內的漆黑彷彿在不斷在加深，偶而傳來一道微弱的閃電，只剎那間又回歸了原狀，甚至連自己都摸不到。只有風，仍然沒有雨；不過，他確信這只是時間問題而已，這場雨必定會下的，大水也必定會來的。在大水來時，他將會看到一道個強與懦弱的分野。風颯得更淒厲，只是仍沒聽到雨聲。他失望地提起右手在床板上用力地槌下去，無意間却槌碎了漆黑裡的靜寂。

伍倫的視線死板地凝結在簷簷處，看着那一道道斜斜瀉下的雨水；雖然他仍似乎很安祥地在抽着水煙，其實那張佈滿皺紋的臉已明顯地隱伏着一層可怕的陰影，彷彿是在暴雨中被映射出來的。

他一直面對着屋外迷濛的雨，也時不時在留意着他背後的一切動靜，其實那一處處在逐漸擴大的積水已明白地告訴他一切；他們都是在準備了，是在進行那撤退工作。

這場雨斷斷續續的已進入第三天了，那張天空仍是纏得緊緊的。除了那幾句不得不說的，根本就沒聽到一句逗人愉快的話，這個家確實是變了形，那種靜默是極度不平常的。

他妻子的臉上雖也呈現出一片憂愁，但仍忙在忙着家務。他女兒們却都躲在房裡，只有他那兩個兒子却坐在廳中，在位置上向着他形成了一個對峙局面；那一雙雙不能相觸的眼睛只想尋覓着安置的角落。他依然在抽着水煙，但那咕嚕咕嚕從煙管內發出來的聲音仍是掩不過那雨聲。

「芳，去把一些細軟的收拾收拾；」他的妻子在廚房內對着他的長女這麼提醒着說。

可是這句話竟像一道磁力，使他的水煙筒震動了一下，他的視線雖然還是朝向門外，但在心內却有

搬出門口，即刻憤怒地跑了過去，向着他們狂叫着：

「你們做甚麼？瘋了？」他那雙眼睜得可怕。

「快走啊！伯，大水已淹過來了。」阿芳緊張地大聲說。

「阿倫，你還在忙甚麼？」他妻子問道。

「誰都不許走，水不會淹過來的，我說水不會淹過來的！」他這些話一出，大家都感到驚愕，因為，這是不可能的事，山洪已是確確實實的氾濫起來，那些水已在不斷地上升。一夥人守着片刻的奇異反應，聲音，動作都在靜止中，但這只是剎那的事，過後阿德又大聲地說：

「你看，全村的人都走光了，你還不走？」說時還用手指着隔鄰的屋子，好像有意用那些空屋來證明大水已淹了過來。可是，伍倫却不在乎這些，他根本就不管在上升的大水，因蘊蓄在他心中的也是一道可怕的山洪。

「誰走，我就先殺掉誰！」他的語氣顫得可怕，那顯然是已經失去理性的，他逼視着所有的人，看誰有所動靜。

「到底是怎樣，阿倫你瘋了？」他的妻子帶着懼怕的口氣說。

「不要管怎樣，就是不許走，大水有甚麼可怕的。」伍倫說完這句話便迅速地轉進屋內去，他慌慌張張地在尋找甚麼。是的，他要自己解決一切，他已把煙田毀了，現在也要把這屋子毀掉，他不能失敗在大水中。他拿着一小桶煤油，沿着板壁淋過去，然後點着了火，剎那開火力即刻冒出了窗口。阿昌見狀奮不顧身的奔了進來，但却被伍倫一棍擊倒在大廳的水中。在那熊灘的火燄中，伍倫並不覺得他曾經失敗過，他好像已經把那尊嚴矗立得非常鞏固；他創立自己，他毀滅自己，於是他這麼輕喊着：「我已勝利！」

屋外傳來了一片哀號，那聲音是無助的，絕望的。火勢在蔓延，水勢在升漲，只是伍倫並沒有走出來。

稿於一九七三年，三月大山脚

玩具火車和木葉蝶

一架玩具火車在圓形的軌道上爬動。那火車是用乾電池推動的，後面拉了三個小車箱。軌道的全長大約三呎，銜接成一個圓周，小火車便可憐地一圈一圈重覆地繞着圈，發出極微弱的摩擦聲音。

三個孩子在旁邊看火車。大的躺在地上，側過身來看；次的坐在地上，雙手按在地上看；第三的蹲在地上，最接近火車，流着口水看。

抽着一根煙，是隔了好多天的煙，很苦，很澀，躺在布製的躺椅上，很想睡。今天是星期天，應該是好好休息的日子。休息的意義，在一個疲倦的人來說，便是睡覺。一週內只有這麼一個星期天是在家的，晚上還得工作。煙燒痛了手指，向外拋去。站起來，出去走走。

太太在房內傳出嘔吐聲。

靠住門框，外面陽光好強。

「明天到我家來搓麻將，喂！」

「好——噢，我不行，有事。」

「星期天有什麼事？」

「下次再來吧。」

「那麼下個星期天如何？」

「做什麼？」

「去海濱玩玩。」

「啊，去海濱睡覺，在樹蔭下睡覺真爽。」

「那麼你一定來囉？」

「啊，不不不，我有事。」

「你這人有點太孤獨。」

「不是的。我不想的。不，我很想和你同去玩玩，只是，最近每個星期都不能抽空。」

「什麼事這麼忙？」

門口雖然有風吹過，但也涼不起來。回來躺回原處，且閉目打個盹。

玩具火車在軌道上繞圈。圈子太小，看了膩。第三的用吹要去打它，第二的馬上叫喊起來。不可以打，打會壞的，打了不會走。搶呌。第三的哭了。大的忙喊，別哭，哭爸爸打。

房內傳出嘔吐聲。

又站起來，走出門外樹下去。幾隻鳥兒撲着翅飛到另一棵樹上去。看看遠山，蔚藍一片。此刻最好便是去山上，在泉水旁邊睡午覺。兩隻老鷹在晴空飛翔，一隻前一隻後，發出「隨云隨云」的叫聲。忽又兩隻并排。

「什麼？你要結婚了？」

「是的，這個星期天。」

「決定啦？」

「舉行鷄尾酒會，來嗎？」

「你還是不要太早結婚吧！」

「我今年二十五了，還早嗎？」

「其實，三十過後才適合。」

「那你自已呢？今年還不到三十就已……。」

「我是好意。」

「你後悔嗎？」

「不發請帖嗎？」

「不了，叫叫算了。你來吧。」

「我不能來。對不起。」

「爲什麼？」

「星期天——有約會。」

陳同事今天結婚了。結婚，嘿，迷死王老五的名字。二十五歲就急着結婚，等於自討苦吃嘛。天空的一隻鷹悠遊過去，隨後一羣燕子吱吱喳喳的追逐飛上來。

第二的喊：爸爸來跟我們玩。第三的哭不停。大的說爸爸打。爸爸打。

「星期天我有約會。」

「誰？」

「舊情人。」

「那可真有福氣啊！」

爸爸火車倒了，爸爸火車不會走了，爸爸弟弟撒尿。

房內傳出嘔吐聲。然後接着：你們別吵爸爸，你們的爸爸要休息。

「阿龍，你早晚都不在家，孩子對你可都不認識了，星期天你就不要出外吧。」

「我總得去走走的。」

「唉，就委屈一下，星期天陪孩子玩玩。」

「男人總不能老呆在家中啊！」

「三個月過後我便會好起來，三個都同樣，你又不是不明白。」

阿龍，阿龍。阿俊，叫爸爸倒杯開水給媽媽——爸爸，爸爸媽媽要開水。三弟不哭，哥

哥倒開水你喝。爸爸跟三弟換褲。

「二十二歲就想結婚？未免太早。」

「不用你管，我有自主權。」

「跟哥哥說話用不着這樣大聲。其實，慢幾年結婚會比較好。」

「爸爸，我不要再拖下去。」

「她有孩子啦？」

「沒有。」

「其實那女的也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何必一戀愛就要搶一般的拉回來。」

爸爸倒開水給媽媽喝。爸爸弟弟打火車。……

走進房去，一陣可怕的胃酸味道撲鼻而來。太太凸起的雙頰，真是殺夫相。凹陷的雙眼，像病了三年的人。頭髮散亂，像個瘋婆。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看樣子她可不會超過九十磅。她的眼光充滿着同情。拿以前來比。當然不能這樣來想。不要惱，阿龍，三個月過後，我便會好起來，你便可以鬆口氣。沒有辦法，你委屈些。再忍一些時候。平日你不在家，我就只好讓孩子去亂喊亂叫了。沒辦法，我這怪癖，吃藥丸都止不了。我苦你也苦。生了這個不再生了，順便叫醫生把它割了，免得受罪。現在又請不了工人。……拿了杯走出來。替三弟換褲。把玩具火車從地上拿起來，放回軌道上，它又繞着軌道爬行。孩子又靜下來了。坐回躺椅，雙手蓋在臉上，像古董在噓咒，不一會，神便會符上身來。

「譚公爺，我孩子的婚姻如何？」

「你們——不能——作主嗎？」

「我們都不大想讓他這麼早成婚。」

「譚公爺也有——此意思——」

「譚公爺不贊成麼？」

「此女人——遠看像天仙——近看——是枯蓮！」

大的睡了，口水流了出來。次的也睡了，把右手當作枕頭。第三的哭着。阿龍，沖瓶奶給他喝吧，喝了他便要睡了。

「從小辛辛苦苦養你長大，現在竟敢逆成這個樣子，問過神，你還不信。」

「我不信神。」

「大聲些看神罰你不？」

「我不信死神臭神木頭神！」

「逆神！」

「我會旅行結婚，我會搬出去。」

三個睡覺了。滿屋子的死寂。玩具火車還在繞圈，不知要何時才會停下來。電池走完了便停，不用說。看看三個孩子的睡態；又看看妻子的臉色，把視線停在牆壁上，灰白的灰水已脫落了一些。桌上的鬧鐘發出吃力的响聲。滿屋子的蒼白。看看陳舊的蝴蝶；褪色的結婚照片，裂縫的地板，洋灰補得一塊一塊，滿屋子的淒涼。還是走出去，呼一口氣。一隻黃尾的大鳳蝶從頭上飛過去。三月，又是牠活躍的季節了。

「我看你什麼興趣都沒有，龍。」

「我？有。」

「什麼？」

「比如釣魚，野餐，捕蝶。」

「那麼，我們週日去捕蝶如何？」

「你也愛捕蝶？」

「當然。」

「記得在我結婚後，因為有空，常去捕蝶。那時，我常和朱去卡拉弄人家砍大樹那邊捕，三個月內竟捕捉了一百四十種。那地方真是個捕蝶的勝地了，蝴蝶多得數不清，而且，我們還發覺了一種印地安木葉蝶。又美又大，可是牠可敏捷得很。我爲了追捕牠，曾足足連去守了三天，一個人也去呢！一次追捕中滾下山溪，變成水怪，一次踢到石子翻了個四脚朝天。最後，終於被我追捕到了，可是，却是一隻破爛不堪的枯——」

「枯什麼？」

「是破爛不堪的木葉蝶。」

「那麼我們去捕一天吧！」

「好啊，但是，這些日子不行。」

「爲什麼？」

「以後能去時我再通知你吧。」

阿龍，時間也不早了，今天煮菜沒有煮，要自己動手了。廚裏還有幾粒蛋，蝦米在瓶子裏；那罐香了肉拿來開了，就可以了，煮一珍奶罐的米便够吃了，反正我也吃不下。現在

是十二點了嗎？玩具火車還在地上。把它開動，看它跑。把後面拖着的小箱拆下來，它該輕鬆啦，放在地上，不依循軌道，該多好，東撞西撞的，走得很快。但却因此而不能順利地走下去。放回軌上去，它繞着圈子很自然地跑着。如果它的鐵軌長點不是更好？如果它能够自由亂走不是更好？如果它走到門口去不是更好？如果它能越過草原，飛向天空不是更好？如果……：

妻的嘔吐聲從房中傳出來。

「阿龍，你總得想想，你是個結了婚的人。」

「結了婚就沒有自由了嗎？」

「你總得顧顧家及孩子啊！」

「又不是常常這樣出去玩。」

「野餐是單身漢的事。你又不是很得空的人。」

「我是順便去捕蝶。」

「捕蝶捕蝶，我知道是你喜歡的事。但現在可……」

「我還是最喜歡捕蝶。」

「你到底捕到了些什麼？」

「妳不懂，妳完全不懂！」

「我懂，而是你不懂！」

心緒突然亂死了。頭有點痛。找顆亞士比林服下，喝了一杯大杯的開水。上次跟妻吵過後，結果心緒不能安定，當夜喇叭也沒去吹，便到外面去連看兩場戲，然後，到海邊逗留至深夜才回。妻子還沒睡，很歉意地說，剛才夜總會的朋友來找，問爲什麼不去吹喇叭？你爲什麼沒有去呢？阿牛的脾氣你不是不知道，他如果叫了別人，你不是又得另找地方。下午的事都是我不好，但你也不能怪我，天天給孩子們累死了，爲了孩子，我們就得犧牲一些，我知道你苦。阿龍，原諒我嗎？當夜不能入睡，想了很多問題，很多分解不開的問題，想到自己活着的問題，想到爲什麼要養孩子的問題。結果第二天精神很差，感冒了。向公司請假，老板又說在這大減價其間，無論如何，工作熟悉的職員不准請假，何況是童裝部門的，更不能缺少半個。夜總會裏昨天已無故缺席，今夜絕對不能不去。老大又派人來問昨夜沒去的理

由，并被來人以「夫妻和好」爲題，指導了一番。好，只能以亞士比林來幫忙，四個鐘頭兩粒。想到玩具火車，順手把它拾起來。想到那隻追捕得半死抓到時却是破爛的木葉蝶，抬頭望了望牠，被釘在鏡框內。……

匆忙把工作做好，等下還得應付孩子，帶他們出去玩玩，去那裏？對面那教堂前的草地好，比較蔭涼，天主，你給我中馬票，使太太不作嘔，讓我清閒點過活，使孩子們都乖，那麼，我就信仰你，我就要成爲你的信徒。教堂尖頂高高，但却不能令人感覺得什麼，冷笑了一聲。

「譚公爺的符，帶在身上會保平安。」

「媽，今天遇車禍死亡的夫婦身上不是也有譚公爺的符？」

「作孽！」

夜已開始褪色，月亮在西邊。蚊母鳥在哆哆哆砍樹般叫得很清脆。踏着瘦瘦長長的影子，脚步有點蹣跚。很疲倦，很疲倦了。夜總會是沒有休息的，每夜九時開始，到一點止。喇叭是一直插在嘴巴不放下來的。口聲早生了兩個繭。四周很靜，現在倒下去，沒有人會發覺。本來明天可以請假的，但是布店老板今天把紅布條掛出來了，上面寫着：應大眾要求，決定延長平賣兩週。生意人的技倆。唉，唉，太太，妳就快好起來吧，要不叫醫生打掉它如何？要不我便會倒在靜夜裏沒人知道了，要不，我會放下一切，逃到天外去，要不，深山中便會找到我，要不……推開門，一路進去，便踢到一樣東西，拿起來，放在燈光下看，是玩具火車。孩子們怎麼玩了不收起來？唉，頭很沉重，倒在布床上，太太在呢喃些什麼？玩具火車爲什麼還在旋轉？爲什麼它載滿着蝴蝶？爲什麼那隻木葉蝶也在其中？那本是一隻美好的。它盤旋，屋盤旋，天地也盤旋。S型的六元；M的六元三角。不能少，虧本了，本是八元的。爸爸陪我玩。玩具火車在盤旋。失去的夢C調。星期天爲什麼不得空？木葉蝶不易捕到的。阿龍委屈你。屋在盤旋。哆哆哆。阿龍你怎麼啦？男人的眼淚G調。阿龍，阿龍。上帝能助我就信仰你。阿龍阿龍。爸爸三弟撒尿。哇哇哇。不哭。L型的賣完了。星期天去野餐嗎？天地在盤旋。阿龍阿龍！喇叭掉在地上嘩啦一聲。玩具火車、木葉蝶。盤旋。旋。旋。旋……

三
人

這只是一個九流的愛情故事，却不斷地重覆又重覆……

米秀臨窗而坐，前面是一個綉花架子，很好的光線罩住了整個綉花面。料子是十字蘿之類，所以也沒描上花樣，是手跟着眼神影印在綉花布上的樣子，逐步逐步精細的綉成心中形成的花樣。這真是一件精細的針線活兒，米秀要不是性情靜泊，也不能現在已綉好一朵杜鵑花。

「這樣細緻的活兒，也只有你才有這份閒情逸緻，換我早嫌煩把它捲起來不知塞在那個角落了。米秀，我真的服了妳。」

說話的是古蘭，她正斜倚窗前，迎風而立。她此時穿的是一條棕紅色的褲子，鬆鬆的褲身，配上寬寬的下擺，是最新穎的款式，這麼雙足半斜半正的立着，說不出多風韻。

上身着一件緊身的毛線衣，白底黃橫線條，一粗一細的間隔着，暖色寒色融洽的配合着，整身洋溢着輕快年華的色調，而她的內涵也和她的顏色趣味品嘗一般，總是超然脫俗。

她此刻的站姿是嬌慵的，一種現代人特有倦態的嫵媚，又不是憂鬱，一點眼角眉宇間的幽怨，也不帶憔悴。她的聲音，是酒一般的味道，總是隱隱的帶一股不在乎而你拒絕不了的熱流。

她手上正持着一杯殷紅色的草莓汁，杯子是矮脚大肚的玻璃杯，草莓汁像鮮血一般艷，在薄而透明近乎無的杯子中，隨古蘭的手不斷蕩漾。持杯的手中指戴着一枚綠寶石戒指，或許不是寶石，只是某種綠色的晶石，因為不泛光，透明的綠，但裏面非常深沉，牽曳了所有的綠色流光。

米秀抬眼看到古蘭持杯的手，那種異常奪目的色彩，使她不禁神往了一陣，她下意識的追尋古蘭的另一隻手。

另一隻手正輕輕撥着頸後的髮，古蘭留有一頭長及肩的髮，又黑又亮，把它梳得鬆鬆鬢鬢的，層層翻滾着，有神采飛揚的向外招搖，有內斂的向裏攏收，和古蘭的性格有甚麼兩樣？米秀想到這點，不禁莞爾一笑，然後回答古蘭說：「我其實也嫌煩着呢，只不過藉此磨磨性子，免得胡思亂想，平靜一下心靈。」

「呀，妳還不心寧，說說吧了，妳還有什麼心煩的，就差尚未入定而已。」古蘭使勁地搖搖頭，耳下墜着的金圈大耳環韻律的蕩來擺去。她提高了聲音，很不以為然。

「怎麼不心亂呢？看妳是這麼逍遙快樂，使我感到自己不幸之外還加多一層妒忌與自卑的痛苦。」米秀半帶分辯半調侃的說。

「如果妳不入定，又怎能安於這些七情六慾呢？」古蘭的口才一向是伶俐的，米秀垂下眼睫，剛好遮住了眸中所有的神色。她沒有否認也沒有承認，只用手輕拈着針，在布面上斜斜刺着。

古蘭正視一下米秀，略帶神秘，半含俏皮的說：「別是我像一陣風吹來，又把妳吹皺了。」

「呀，妳這人美了自己損了別人。」米秀也感染上一點活潑說：「我這才還在盤算要去找妳一趟，又看着太陽晒，三心兩意才綉起花來，妳一來我倒涼快多了。」

「罷罷。」古蘭擺了擺手，走向一隻墨綠色的沙發，把整個人深深埋進去，提起了雙腳，一手將草莓汁放在地上，另一手就抄起了米秀常用的一隻白木西班牙吉他，十支尖尖的手，有一弦沒一調的撥着說：

「我倒常和人說，我要死在家中，米秀一定不會知道，因為她從來不上我家。一下天氣熱啦，一下嫌沒伴，一下又嫌路不好走，一下又嫌風沙大，一下又嫌氣壓低悶人，理由可多着呢！」

米秀倒真是一個性情好的女孩子，素性淡泊得很，與世無爭的態度似乎不像一個廿歲的女孩，超離了所有的虛榮和紛爭。她時常說什麼都無所謂，甚麼都看透了，看穿了，什麼也不在乎。但時常沒來由的那麼一蹙眉，一輕吁，總像有層層心事，才下眉頭又上心頭。

對於古蘭的敷衍，米秀也不爭辯，嘴角含着一點微笑，然後又不動聲色說：「妳倒說說看，有那一回我去找妳而妳會在家？妳倒要真的死在家中我至少不會撲一個空。」

古蘭聽得杏眼睜得圓滾滾，一派驚訝，然後一把摟住吉他，笑得七傾八倒，彷彿她從來沒有這麼好笑過，好像她要把她一生所有的笑都在此刻笑出。但出奇的是她這種笑層出不窮，時時發生，尤其是對着熟到不拘禮的米秀。

她猶笑個不停，頗有點人家說的花枝亂顫的樣子，伸出一手指着米秀說：「好吧。又算妳有理，米秀，妳真是把我笑死了，總有一天妳會叫笑死，妳的笑話每次都叫我笑得差一點以為就要笑死我了。」

米秀帶着一臉羨慕望着古蘭，她知道這一輩子永遠沒有辦法學到古蘭的本事，大笑特笑，就是把天笑得塌下來也在所不惜的笑。古蘭的笑，有千萬種風情，如說像銀鈴一般，時時就叫人為她情迷，如說像春風一般，就是溫柔得總不免令人意亂。

米秀發出一聲輕微得幾乎連她自己聽不到的嘆息，她拿起針，換上一根紅絲線，一邊和古蘭說話。

「我這幾天倒是不出門的好，都有人來找我，昨天鐵尼來了，我要出門，不是令人掃興？」

「妳該是好久沒見到鐵尼了吧？」米秀儘量輕描淡寫地說。

「哦——」古蘭拉長了語氣，不知什麼意思。

「是好久了。」古蘭些不大自然，她放下吉他，雙手交叉在一起，放在膝蓋上，像是審察指甲的銀色蔻丹是不是塗得均勻似的。

「他倒一直惦記着妳，叫我向妳問好。」米秀的聲音始終淡淡輕飄得像一朵抓不住的雲。

「那妳該代我謝謝他的問候。」古蘭不經意地說。

「那可是妳自己的事，我怎能做主意呢？再說這一陣我也不見妳好久了，怎知妳是不是真的好？倒不如妳自己去找他，順便謝一聲吧！」米秀提高一點聲音，雙手放在綉花布面上，望着古蘭。

古蘭其實不喜歡這個話題，但她沒說出來。她只把頭輕輕調轉，不去接觸米秀眼中的探索，帶一點調笑掩飾說：

「米秀，你好像挺關心他。」

「哦？是真的嗎？那是不是你唯一感覺？」米秀的臉不能自己的飛上一朵紅暈。她有點羞赧，敏感的，不自然的說：「應該的，當年我們三人都是好朋友，我覺得是我見過的最好的男孩，不是嗎？」

「他是不錯。」古蘭語意深長的說：「性情好，人品好，人長得英俊瀟灑，身體強壯，生在古代必然是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同時也是飽讀詩書的才子。」

「他現在不也一樣嗎？」米秀頗興奮地說：「大學生，學有專長，足球健將，難得又一點不輕浮，又有內涵，又純情。」

古蘭注視着米秀，但米秀一點不覺，她還說下去：「古蘭，你還記得嗎？從前我們三人在一起的日子，真是一段快樂時光，我永遠也忘不了。」

古蘭把頭仰後一靠，閉上眼，吁一口氣說：「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米秀慘然一笑。但古蘭沒看見，她繼續說：「那倒確是我生命中一段最美好的時光，又純潔，又無邪，那時的我們，都晶瑩得像水晶一樣無垢，清靈得不知人間煙火。」

「但後來這段時光終於逝去。」米秀感然。

「但到底是爲了什麼呢？我不明白。」古蘭把雙手互疊，枕在腦後，睜着眼，費解地搖搖頭。

米秀想說：先是你們兩人在一起，我在圈子之外，後來你們的圈子也碎了，而我們三人

就再沒有在一起過。

但她和古蘭的感情是很深厚的，即使是三年離別再相逢，她們的感情仍然一樣，她不能說出這句話，爲古蘭，爲自己。

「我實在是好久沒見到鐵尼了。」古蘭說。

「是不是妳避而不見呢？」米秀低頭玩着綉花針。

「沒有的事，妳這樣說令我傷心，妳知道我忙得很，我是一個搜集者。」古蘭正色又半嘲弄地說。

「我奇怪妳會厭倦。」米秀誠懇地說。

「我早已厭倦了。」古蘭滿眼的惘然。

「古蘭，鐵尼是妳倦累時最好的倚傍。」

古蘭驟地睜大雙眼，精光四射地凝視着米秀，米秀在她眼光逼視下，再度垂眉低睫。

「米秀，」古蘭毫無保留地問：「妳是不是愛上鐵尼？」

米秀全身一顫，手指被針刺了一下，她驚悚地震動着，她的臉一下蒼白得全無血色，急急衝口而出：

「根本不可能，古蘭，妳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

「我知道。」古蘭意味深長地回答：「妳今天一直稱讚鐵尼，妳一直和我提他。」古蘭站起身，走到米秀的面前，中間隔着一個花架。

「好吧，我告訴妳。」米秀決定了甚麼似的抬起頭來，用一種分不出是哀是怨，是悲是愁的聲音說：「昨天鐵尼來，他告訴我他一直是愛妳的，他求我替他轉達情意，所以剛才我是打算去找妳。」

古蘭靜默地站着，一動也不動，但即使這樣，她的靜態美還是另具風格的。

有風自窗外吹來，吹散了古蘭一縷髮絲，她伸手拂上，帶一點感喟：「米秀，又何必告訴我呢，只是叫我心裏更加難過。」

「我會告訴他的。」米秀苦笑。

「米秀，假如我是鐵尼，我愛的該是妳，而不是我。」古蘭沉默了一陣說。

米秀的苦味更重，她有些神思迷惘地說：「別傻了，古蘭，愛一個人還有該不該的嗎？妳也說這些糊塗話。」她頓了頓，無奈地苦笑：「妳應該比誰都清楚，他和我接近，只是爲了妳是我的好朋友。」

古蘭聽得出米秀的話含有多少不爲人知更難以道的心酸。她習慣性遇到不能解決的事就垂下頭，看到米秀攔在白布上的手，旁邊一點血漬，無比鮮明的血，她下意識地驚叫起來：

「血！」

「針刺到的。」米秀柔聲地說，平靜得像什麼事也未會發生過。

「可惜，破壞了。」古蘭惋惜地用手撫着綉花面。

「不要緊，我可以綉一隻杜鵑鳥，這血點做牠的眼睛。」米秀用手指在布上比劃一隻鳥的形狀。

「杜鵑的眼睛是紅的嗎？」古蘭問，用手拈起一根紅絲線，在指上纏繞着。

「別人說杜鵑徹夜哀啼，泣血，牠哭得太多，我想眼睛該是紅的。」

古蘭又跛向窗前，一手頤着窗櫺，沉思一陣說：「米秀，我今天來是要告訴妳一件事。」

「甚麼事？妳說，我在聽。」米秀注意着。

「我快要結婚了。」古蘭說得十分從容，像是在說別人的事，但她眉梢眼角的欣喜之情，却是溢於言外的。

但米秀顯然愣住了，一手微掩着半張的口，沒喊出聲來，好半晌才說：「恭喜妳，古蘭。」

「妳是我們倆人以外第一個知道消息的人。」古蘭歡愉地說：「還記得我們唸書時的諾言嗎？我沒食言呢！」她俏皮地笑着。

米秀穩住了自己紊亂的心緒，追問說：「誰是那位幸運的準新郎呢？我可認識嗎？」

「他是倒霉還是幸運是言之過早了，不過即使結婚真是一道墳墓，我也願意爲他跨一次了。」古蘭說。

「他真該值得驕傲，但是古蘭，妳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米秀再問：「我真的不認識嗎？」

古蘭搖搖頭，但笑而不語。

「是誰呢？我真急於要見見他了。」米秀熱情又好奇地說。

「我約了他來。」古蘭說。

一陣的按笛聲，從樓下傳送至。

古蘭回過頭，喜形於色地說：「他來了。」揚聲招手喊道：「喂，等等。」

米秀也已起身，走到窗前，雙手放在古蘭的肩上，站在古蘭身後張望。

一個年輕的男人騎在一輛摩多車上，風吹揚起他一頭黑髮，在陽光下閃耀，他仰起頭，一手扶着車把，一派不在乎的洒脱，一手揚了揚，充朝了活力和朝氣，混揉着一種神采逼人的野勁瀟灑。這麼明朗的陽光竟絲毫未能奪去他的光采。

米秀在心中也暗暗喝聲采，為古蘭，為這個年輕的陽光孩子。

「米秀，我叫他上來介紹妳認識。」古蘭轉身拉着米秀的手熱切地說。

「不，古蘭。」米秀也不明自己的制止古蘭說：「妳不認為在妳結婚那一天才讓他驚奇，妳竟有一位他未曾知的密友，不是更好嗎？」

「好主意。」古蘭歡愉無比地說：「米秀，他現在見到妳，很可能移情別戀。」

「妳又胡說了。」朱秀佯嗔說。

「好，我走了，米秀，做我的伴娘。」古蘭拿起了一隻棕色的皮袋，往肩上一掛，酒酒揚揚地走向門去。

「古蘭。」米秀在身後叫住她。

古蘭回過頭去，看見米秀還是悄然落寞地站在窗子一旁，是陽光顧及不到的一角。她穿着一件白色的麻紗長袖上衣，花色曳地長裙，典雅無比。她把頭髮中分全往後梳，亭亭站着，彷彿畫中人。

「古蘭，剛才妳問我，是不是愛上鐵尼？」米秀的聲音無比的飄忽令人有花非花，霧非霧的感覺。

「是的。」古蘭已明白了，但她裝着不知情，眨眨眼流盼多姿的眼睛。

「假如我回答是，妳又會怎樣想呢？」米秀的眼睛，浮着一層晶瑩的霧，她的聲音是淒

迷的。

「我想，妳一定又是說了一個叫我羞一點又要笑死的笑話。」古蘭強顏歡笑，她不敢面對着米秀強忍痛苦，心裏在燃着火餵，而外表還要裝得比冰還冷的若無其事的樣子。

「是的，我只是又開了一個玩笑。」米秀扯開嘴角，黯淡的一笑。

「因為這是不可能的，米秀，妳不會接受的。」古蘭費勁地說出這句話。她瞭解米秀，她肯定米秀也知道自己瞭解她。

「古蘭，只有妳一個人瞭解我。」米秀緩步上前，握住古蘭的手，叮嚀似的關懷說：「快去吧，免得他等急了。」

古蘭沒有再說什麼，匆匆走了。她今天証實了她一向猜疑而其實不知道的事，她老早預感到這會是一個苦味的故事。

但她有權力追求自己的幸福。

米秀在樓上，向古蘭招手再見。

古蘭，一手扶着他的腰，一手向米秀揚着。

米秀羨慕這一對愛侶。

她走向花架，呆站着。

她在想，她要如何向鐵尼說明這件事。

她只想着要如何去安慰鐵尼知道此事時的心碎。米秀滿腹辛酸，她寧願自己承担一切痛苦與不幸，日準憔悴消沉，但她不能見到所愛的人有一刻傷心。

昔日三人行，可知今日事。她是把愛藏在心中的女孩子，因為她懷的是一份絕望的愛，她也不願意去接受這一份愛，誠然她仍然愛着。

她知道自己是心高氣傲的，這令她受了多少苦，她用牙齒緊緊咬着嘴唇，像要壓抑心中的苦楚，怕它一洩而不可收拾，她會崩潰而失去自己。一股熱絲緩緩從嘴角流下，滴到被綉花架纏得緊緊的綉花面。一個血漬擴大擴大，就像一顆心。

還能綉些什麼？

米秀拿起剪刀，朝着布面刺去，把它四分五裂。

七三年三月重修

墓 小黑

舊曆
244
1973
06

我早上起來，手淫一次。想起了我的媽媽。媽媽已經死去，我每次做這件事就會看她在黑暗中監視我。我於是撇開頭；不去想她。那時候妻還躺在我身邊睡。她是側身的。我們的黑被單有一半滑跌在床下。金黃色的朝陽鑽進深紅的簾照在妻圓光雪白的臀上。我又迷惑了。妻是赤裸的。我也是。因為我喜歡這樣的赤裸着肉與肉磨擦時的快感。妻並不高興這樣，但我固執，她也只好答允我。我曲着膝做那一回子事。妻也許醒了。而且也許醒得很早。醒在我以前。也許她根本都沒有睡，昨天晚上到現在。我當然不希望她是醒的。她雖然不敢說什麼。但是她會在臉上掛一副嘲諷的笑容，却是我受不了的。那種嘲弄與輕蔑曾經使我痛苦流淚過。我曾經因此用剃鬚子的小刀片割腕自殺，但終於沒有死去。它幾乎使我在人們的面前抬不起頭來。而後我竟然改變我的態度了。和朋友談談竟然一改往昔那種嗯啊啊一儘點頭稱是的作風而慣於大聲的說話了。我每一個星期六下課回來，就去車站旁邊那個飯依回教的印度人開的小攤子買兩盒避孕套。F. L. Two Packets? 我還沒有踏進去他的小攤子，他就會不懷好意的微笑着我。當然。我給了他一個結實的回答。他包紮好給我，總是扶着他的黑色的 Songkok，你真可以。然後哈哈的笑起來。我也誇張的大聲地笑。那裏。他媽的你不要侮辱我太太。我踏着穩健脚步走出他那攤子。那傢伙是個多舌的男人，我知道。黃昏的時候我常常來找他。我們就站在他的攤子前看巴士上上下下的女人和女孩。他指着那些短裙子白大腿的女孩告訴過我許多去 CHERAS ROAD 找妓女的故事。他第一次

去找，給一個有經驗的中年妓女整得好慘。沒有兩分鐘，事情就完畢。到現在還無限憤慨無限惋惜。啊？我心頭亮一亮。這麼快的嗎？真沒用。他竟然觀觀的抗議：什麼！我現在找得着她，非好好的玩她死去活來不可。自此以後，我便知道他又是一個性無能的男人了。我每週買六個避孕套，他自然會和附近的男人提起。那麼所有的人便知道了。他就是這樣，越是性無能，越愛玩笑這方面的事情，籍以掩飾自己。我的右手在妻軟滑的胸放肆。妻厭惡的把它拉開了。哼！沒有的東西。她原來是醒着的。那麼她知道我又在做什麼了。羞愧要爬上，我便把它壓抑下去。我把濕濕的左手在床單和被單上抹抹，就用強去搜她。妳說甚麼？妻掙開我。你要裝醉疲勞了吧。我認識你呢。妻那股酸溜溜的背後也許還藏着藏限的壓抑和難過，我突然這麼想。我的微忿便消逝了。妳不要氣我。我 *Savage* 一下，好不好？我輕輕的說。不要——！妻擺一擺動身體，把被單拉上來，拉高到她白玉般的頸下，不睬我。我就那麼癱瘓在一邊，平擺着。妳知道，我很難過？我近乎軟弱無力的說。妻沒有開口。我對不起妳。我仰首上望。妳說話嘛！天花板上角落處的小蜘蛛網微微的顫抖着。我又看見它了。昨天我才對它凝視良久。磨機的聲音潑潑的响，震得床也抖動起來。房東太太發達了，就嫌原有的 *mosaic* 地面容易藏垢，難洗。把它敲碎了，引來兩個舖砌花磚的男人。那三個磨地男人也跟着來了。一個傢伙牽着磨石機，推來推去。妻竟然對他那一身結實的肌肉看得出神，忘記我回來。摩多聲很吵，妻拉開嗓子大聲的叫；你真有力呀。我爬上樓梯，還可以聽見妻的叫聲。那時候已近黃昏。我坐在床緣，支着下頷看那個夕陽慢慢的老去。光影在我那座形塑上移動，移過了 my 鼻樑，暮色便突然四合了，妻仍舊不懂得上來。隱隱約約可以聽見那個傢伙和妻同扯嗓子高聲說些什麼。我尖起耳朵聽，那只徒然。我躺下去，突然發覺有一隻細小的蜘蛛在牆的一角結一個小小的網。小蜘蛛慢慢的腫漲，變成一隻翹翹起圓圓光亮的黑屁股的黑寡婦！我打了一個顫抖，忙把被單蒙起來。你怎麼了？妻有些詫異我的怪誕動作。我一句話也不說。你媽媽今天做忌，記得嗎？妻搖一搖我的身體。那時候我已經轉過身體，以背向她的背了。怎麼會不記得呢？我說。其實我已經忘了。媽媽已經去逝三四年，我怎麼還會記得呢？人死了，也算了。我前面還許多許多的苦難待受，還有種種的快活沒有過，自然忘記媽媽是在那一個月那一天去世的了。我只記得我沒有看見媽媽臨終的那一眼。二

哥打電報給我時，已經是黃昏七點多了。那時我和幾個同學正在屋前談笑。我讀過緊急的電報後便繼續和他們談下去。我的朋友問我是什麼事，我說：我要回家去分財產。他們都笑起來。我等他們回去後，才去沖涼換衣服。距離九點十分開的火車還有一個小時。我還在客廳裏看了一齣牛仔電視片集。第二天清晨回到家，媽媽已經去世了。二舅母說：你媽媽一直盼你回來。你早幾小時到就好了。但是我終於是不見媽媽了。清冷的早上，靈堂裏只有幾個表弟和表姐。爸爸沒有兄弟，我也就沒有堂兄弟。才搭起的帳篷下，擺了幾張桌子，幾張條凳供人搓麻將。這時候桌旁邊也是冷清清的沒有一個人。媽還沒有收檢，靜靜的睡在蚊帳裏。我蹲下去在她臉上撫摸了又撫摸。可是我沒有哭出來。我沒有想哭。這時大哥二哥不知道從那裏先後走進靈堂。你不要讓眼汗掉在媽身上。大哥提醒我。我知道你害怕媽沾了我的淚後不會找我託夢。發財的夢，當然。我們有這樣的傳說。而媽又是最疼我的。可是我那裏來的淚呢？我沒有流淚。我仔細的打量媽安靜的臉。我看不見她有一點痛苦的痕迹。我倒在媽的身邊，睡到那些做功德的笨姑敲起木魚誦經超渡時才醒過來。這以後我跟在大哥之後二哥之後大哥聊着尼姑的道袍繞着媽的棺柩兜圈子。大哥和二哥的眼睛都紅了。他們哭過了嗎？我不知道。我却自始至終都沒哭。我聽見舅母和姨們的嗚嗚聲，已經厭死了。所以我常常跑去看人家賭博。Balangkai。十二張。麻將。十胡。看他們大大聲的叫喝，項際的靜脈都貴張了，怪有趣的。好像在人們的喜宴上慶祝一樣。我比較喜歡玩十二張。一塊錢可以贏十二塊。那個做莊的傢伙幾年前醫生告訴他患上癌症只有一年的生命。所以他玩得更兇。但是終於玩出了人命，沒有死去。我押了七次賭注，每次都是一塊錢。中了六次。贏了六十五元。三舅母說是媽疼我，庇蔭我發財。她也跟着我押。我因此就不賭了。大哥和二哥看見我站在桌子旁邊便罵我。三舅母說讓他去吧。他太傷心了。出殯的那天，九指伯要我唸祭文。我用小學時老師們罵為趕火車還是趕飛機的速度唸過去。隱約間我聽見幾個婦人私語：他有一點神經了。有一個說：阿御姐真沒福氣，有這樣的不孝子。她們竟然爲此而爭執起來。真是吃飽太空閒。載着媽的棺柩的囉哩開了四五哩突然停下來。火車要經過，阻路攔已經豎起。不能通過。好一會兒，火車才衝衝的開過來。只是那麼短短三節車廂的 Railcart。我不禁又想起大學裏的課業了。我曠了五天課。回去一定得趕到沒有老命。我也不知道媽死了爲什

麼要這樣排場。若說是爲了報答媽媽才這樣拖延前後六七天，誰都知道那是不應該的。心裏都不舒服。但是還是要做。家裏因爲這次喪事，開銷多少，我不知道。總在四五千吧。如果媽媽知道這樣亂花錢，一定用她那把黑布傘柄敲我們的頭顱的。媽媽一直就是很標準的一個中國婦女。又勤、又吝嗇。天天早上搖着她那把布傘上街抱一大堆衣服回來洗，洗瘦了身體。中福利部彩票的頭獎後還是這樣。我常常罵她。她也不肯聽。我也沒辦法。從山上的墳場回來。二舅問大哥媽媽的墓要不要也趁此就立起來？這三個月內若不建立，就要等三年才可以做了。大哥說問二哥。二哥指着我：你說呢？我說我怎麼知道？其實我早就說過要給媽火葬的。讓骨灰隨海水流去，什麼都沒有。很早我已經知道大哥二哥會爲墓的事吵起來的。媽中彩票時分十萬塊錢給大哥十萬給二哥十五萬給我。我們分的財產不多。多財產的都不知道，我們怎麼知道？我說我當然不知道！就去房間睡覺。那一個晚上我又從檳城回來吉隆坡了。我已經曠課七天。墓因此就那麼擱下，沒有建成。三年了。如果要給媽建墓，還有一二十個三年好等的。大哥二哥他們懷恨在心裏，是不會妥協的。而我，根本就沒有立墓的意思。我知道媽媽已經去世，所以我夢裏沒有過媽媽。我也知道媽葬在那裏。够了。媽幾時去世的，我根本已經忘記。妳怎麼能記得那麼牢？我說。妻要推開我。你真荒淫。媽媽的忌辰你也要。噲哩噲嘛。可是妳也要嘛，是不是？嗯？我還記得讀 Form 2, Form 3 時我常常跑去 Leboh Tek Soon 印度人的舊書攤找黃色小說看。那時候我是在一間著名的華文中學唸書。雖然是著名，那學校的學生也是良莠不齊的。而且行政很注重考試，把一些精明的書蟲都調集在三四個班級，悉心調教。不管其他的生死。所以乖的乖得不得了。見到教師們總是蛇長蛇短。奴顏卑膝。壞的學生則壞得壞透了。我就是壞壞的一個。可是我的媽媽說我很乖。鄰居也這樣說。妳看他整天都坐在桌子旁用功。我愛孤獨自己。在桌子上做一些東西。看小說。她們不知道。有一次我一邊看書，一邊在被窩裏摸索，適逢媽媽端了一杯 MILK 進來給我，我忙把手擦在被單上。我不知道媽媽有沒有發覺我的手是濕的。她只囑咐我早點睡，並沒有說什麼。自此以後，我既不能革除這個習慣，也不能不在恍惚間看見媽媽的監視。我的手一鬆開，妻便溜下床去。太陽都照在你的屁股上了，還不要起來嗎？太陽也照着妳的胸脯呢，我說。妻的胸脯雪白如粉。美麗如斯。

好萊塢一九七三

三年前好萊塢的噩運，現在應該已經過去了。許多巨片接二連三開拍：「失去的地平綫」、「大亨小傳」。當年常見的關於走私販毒的年輕人電影賣座一部不如一部，製片商對它們已失去信心，不再投資。彼得方達演由羅拔懷斯導演的愛情片「兩個人」，丹尼斯荷伯拍了「最後一部電影」之後聲沉影寂。好萊塢是這樣現實的一個地方，他們只在拍電影的時候才敢放胆作夢。所以奧斯卡金像獎，是好萊塢夢與現實交合的產品，每年關注一下，也是相當有趣的一件事。

不論如何被人貶，奧斯卡有它一定的價值。譬如說那部「酒館」，若果不是得了九枚金像，恐怕沒有這麼快能排期上映。而且若果不是報紙的新聞稿將它直譯，恐怕我們會看到「春滿柏林」或者「柏林舞樹大煞星」之類的譯名了。當然，也不是每部電影運氣都這麼好，去年獲最佳外國片的「芬氏康丁尼花園」便至今未見，而可以預測，今年獲同樣榮銜的「中產階級的微妙魅力」也沒有片商願意拿來放映。能够做得電影發行，頭腦必然靈活。

每年的奧斯卡頒獎禮，照例拍成電視紀錄片。三月二十七日舉行的今年這一屆，星加坡電視台在四月十四號星期六晚上播映，排上的是很好的節目時間，可見有關當局相當重視這個節目。老實講，它拍得並不精采，加上被割，簡直使人越看越生氣，然而有這許多明星，不看又不捨得。奧斯卡便是這樣令

古普拉的「教父」中的馬龍白蘭杜



孚斯的「酒館」中的明妮莉與葛萊海爾曼的「解脫」

人無可奈何；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今屆最出風頭的電影，自是「酒館」了。它真正獲得多少枚金像，我攪不大清楚。新聞稿及「時代週刊」說八枚，而電影廣告上則標明九枚，並且一一列出所獲名表，一時之間也弄得人糊糊塗塗。它得到的大獎一共有兩個，這倒是肯定的：最佳導演卜孛斯和最佳女主角麗莎明妮莉。後者演技之精湛，無需細說。在看「酒館」之前，我們一直擔心她不是「女士唱怨曲」的戴安娜樂絲和「移民」的麗芙烏曼的敵手，看過之後才知道先前的憂慮多餘。「酒館」女主角是十分十分討好的角色，就是所謂「夢寐以求能够獲得金像」的那種。倒是男配角祖葛萊獲獎頗為意外。「教父」的艾柏西路，一直呼聲都很高，在提名名單未公佈時，大家都認為柏西路會被提最佳男主角，並且會成為馬龍白蘭度的威脅。祖葛萊演得好是不容懷疑的，但是戲份却很少。

卜孛斯獲最佳導演也在意料之外，一般都看好「教父」的法蘭士福特古普拉。「教父」得三枚金像，大獎也是兩項：最佳導演及最佳男主角。奧斯卡時常給人「分贓」的感覺。一部影史上到目前為止最賣座的電影，怎麼可以少了奧斯卡作點綴呢？錦上添花，倒是極其燦爛，而且順理成章。比較沒有名氣的，譬如波爾曼導演的「解脫」，是甚佳的電影，結果被拉了來作陪客，提名三項，什麼也沒得到。從電視的片段看來，另外兩部被提名最佳電影的「移民」和「鳴响者」也拍得很有份量，始終沒得什麼獎。至於沒被提名的，也不必說了。奧斯卡老是這樣顧此失彼，康城和威尼斯影展，看起來公平得多。

頒獎紀錄片裏，最興奮的時刻自然是看到明妮莉上台領獎。她走到台上，還未開腔，先聽到的是熟耳的一聲嬌笑。這個女人，你對她還有什麼辦法呢？白蘭度沒有到場，派了一個會獲「美國吸血鬼小姐」美銜的紅印地安女人小羽毛作代表，事後有關當局十分火滾，聲言要採取行動，因為入場券是「絕對不能轉讓」的。可惜紀錄片沒有這一段。在節目出現的男女影星除了剛提過明妮莉外，尚有祖葛萊，戴安娜樂絲，小狄斯阿納斯，拉歌惹芝，甘蒂絲囊瑾，克林依士活，洛赫生，麥克肯恩，詹士肯，勃特雷洛士，嘉露伯納等等，星光熠熠，是難得的大卡士。開場曲和華路狄斯耐五十週年的一場歌舞，都是很典型的好萊塢作風，恐怕也只有好萊塢才有這樣的派頭。

提名最佳電影的五部，「酒館」和「解脫」已經在本地放映過，後者譯作「暗箭難防」，只映了一個星期。前者現在還在映着，相信可以映足兩個星期。「移民」據說片已運到，但是無人肯映，又運了回去。不過也不很遺憾，因為就算上映，也是兩小時半的版本，不再是原本的三小時了，住在這裏，運

氣是再差也沒有的。「嗚呼者」到目前未有消息，發行是二十世紀霍士，有沒有機會看見，就很難講了。「教父」呢，因為是暴力電影，檢查局可能不通過。白蘭度和柏西路，我們都渴望看到。前者的「巴黎最後的探戈」，大概可以肯定是無緣見面，另一部麥克尹納導演的「夜來者」，相信遲些時候會上映。柏西路在「教父」之前演的「尼特公園的恐慌」一直不見，「教父」之後的「稻草人」由華納公司發行，已經排了片期，今年之內能夠看見。除此之外，他還演「教父第二部」，仍由古普拉導演，紐約首映定在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我們最快也要七五年才能看到了。

寫到這裏，我想起彼得波丹路維治。他的「最後一場電影」，當年也曾被提名競選最佳影片，現在提起來，已有陳年舊事的感覺。「傻瓜豔遇」大賣座之後，他更加吃香，連續為華納拍了兩部電影：「拉爾度的街」和「蘋果樹」。此外，他與另兩個目前最紅的美國導演，「教父」的古普拉和「神探霹靂火」的威簾費狄肯，聯合組成「導演公司」，準備和派拉蒙合作，製作一些票房藝術兼顧的電影。對於我們觀眾來講，無論如何，這都是一個好消息。但願有一天好萊塢在我們心目中有另一番意義罷。

七三年四月

劉放

亡羊補牢

流放集

那夜十二時，我受邀列席一個專題研討會。參加這個研討會的國家共有三個：甲乙丙。首先由甲代表提出論文。論文內容主要為：如何解決該國內的秘密結社和犯罪問題。該國代表大意謂：在十年前，該國的秘密結社已日趨下坡。且由於它們多是因經濟原因各會社互相傾軋，要加以控制並非很難的事。但在三年前，秘密會社的活動又捲土重來。據說已不是原來那批人員。這些會社的主旨已不再是以經濟為目的，却是以左右政府政策為目的。另外，亦幾乎同時，本國的犯罪率直綫上升。根據可靠方面之資料，這些會社的成員或罪犯大部份都受過中等教育。出身背景不限于低層階級。男女兼有。但通常一般的會社似乎鮮有女人參加的。上述這些，似乎是不按照什麼社會規律而發展的。本國目前正受這些會社的滋擾，懇望各位與會代表踴躍發言，希望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說完之後，大會主席發言。

甲國之處境，着實令我們同情。我希望與會各代表們能客觀地討論此問題。但我亦希望各代表在不干涉該國內政原則下踴躍發言。

乙國代表首先發言道：

諸位，甲國之窘境實在是不按社會規律發展的。但我們覺得若甲國能提供更多資料，則規律之軌迹似仍可找出。這資料的第一項是：那些會社會員是否都有職業？或有多少有職業？

甲國代表曰：從所逮捕的會員中得知，絕大多數是失業者。就業者中多是自僱的如小販等。

丙國代表曰：看來貴國的教育水準極高。請問貴國之大學生就業率多少？

甲國代表：幾乎是完全就業。

乙國代表：我認為比較重要的資料是：有多少該會社會員進過大學？

甲國代表：就目前資料所示，沒有。更正確一點是：他們都是沒有完成中學教育的。

乙國代表：我想這是很重要的一環。請問貴國的中學生淘汰率如何？

甲國代表：非常之高。

乙國代表：我想問題在於貴國之教育制度，能否請簡述一下貴國之教育制度，尤其是與淘汰率有關的那一點。

大會主席：我以為乙國代表已開始干預甲國內政。能否問些其他問題？

丙國代表：我亦有同感。我想將我國的情況向大家講述一下，以為例子。我國的中學生升入本國大學的亦不多。這是因為本國大學容納量不大。但有不少往外國升學……

乙國代表：對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請問甲國代表，貴國的中學生每年往海外深造的有多少？

甲國代表：非常之少。原因很簡單。由於淘汰率太高，許多中學生不能畢業。依據本國規例，不及格者不准出國深造。因為這樣會污辱本國的聲音。

乙國代表：對了，問題越來越明朗化了。根據甲國剛才所提供的資料，我以為甲國的政治性秘密結社乃由兩種主要原因造成。第一種是貴國的中學生失業嚴重。我剛才翻了一下貴

國的教育統計資料，發現貴國自七年前起，每年有將近兩萬多名中學生不及格離校。五年累積下來已有將近十萬人。這十萬人確是一巨大的人力資源。他們既然失業，他們無形中會感到惶惑。當他們尚年輕時，他們不覺得社會責任之重大。在此情形下，他們最多不過吃吃大蔬。但他們稍為長大後便產生成家的需求。但無職業在身，又不能完成願望。不好結羣的就只好個別打劫偷搶。好結羣的一旦聚集起來，便互相投訴而組成力量。但什麼因素促使他們連在一起呢？除失業外，就是不能出國升學。甲國每年產生二萬名不及格中學生但又不准他們隨便外出，他們就如雪球，越滾越大。在這種情況下，只要有人出來登高一呼，這班人就是現成的人力資源。

丙國代表：我想乙國代表的分析相當合理。這使我想起本國多年前的一個重要決策。那個時候，本國因為政治原因不准學生出國深造。但後來有人警告謂這批不能到外國的本國學生，最後必會與其他失業者滙合，若一滙合，就好比一定時炸彈，只要時候一到就會爆炸，放慮及此，本國決定讓學生出國深造，以減少他們在本國的潛在反政府力量。

乙國代表：我們的國家却先放慮到第一個因素。那就是：就業問題。敝國對於學生出國留學，一向並不鼓勵。原因是本國的大學及專科學院很多，往往能吸收至少百份之八十的中學畢業生。對於中學半途輟學者，敝國皆盡力為他們找工作，至少為他們提供工作機會。一切職位，公平競爭，優勝劣敗。在此制度下，總算疏導了不少人的抱怨。我並不在強調完全就業，我在強調造成失業的原因。在公平競爭下失業的人頂多淪為盜賊。但在不公平競爭下失敗的人多會不滿政府。這些人若零星地增加，不足以傷害社會。若作有系統增加，統治者就難得有安寧的日子。好比說意大利的「馬非亞」黨，中國的天地會都是因對當地政府不滿而產生的。甲國的秘密結社可能例外。

甲國代表：可是，敝國有龐大的軍隊足以鎮壓他們。敝國不會容忍他們亂來的。

丙國代表：對的，「馬非亞」黨從未統治過意大利，洪門亦從未正式代政府而治。可是，有一件事實我們不能否認的是：這些會社的活動，比起共黨的游擊活動更令人防不勝防。不過，會社既在貴國產生了，我們不必花太多時間問為什麼？而應早日緩止會社的活動才是。依愚見，敝國的留學開放政策及乙國輔導就業政策皆是可行之政策。至少，此兩國內目前

只有爲經濟利益而打鬥的黨派，但却沒有政治性的秘密結社。

甲國代表：謝謝大家的意見。本人將把各位所提之方案帶回本國讓國人商榷。至於高見能否採用，本人實不敢過早預言。這是因爲本國的社會經濟制度與貴國大不相同。尤其是乙丙兩國所行之政策，本國未必一定會採用。因爲任何事件必有次序問題之產生。無論如何，我非常感謝各位之發言。僅代表本國再向各位致謝。

會散了。列席的都離開了。我一直不明白甲國爲什麼不能採用乙丙國之政策。當然正百思莫解時，我已被隔壁的大雄鷄啼醒了。原來是南柯一夢。特誌如上。

四月十三日

從頭做起

黃潤岳

近兩年來，的確感到自己是老了；而這種老之感，不是比較出來的。因為在許多年前，就有人稱我爲「您老人家」；就有從前的高足的兒女又做了自己的學生；就有被我打過手心的做了大頭家；就有……。

現在的「我老了」，是自己本身內心的自發。

首先我就想到老奸巨滑：本來是講三句的，現在只講一句或是一句半，因爲我知道言多必失。本來是想拍胸脯，來一句「怕甚麼，有我」，現在我只講：「不用怕，幹了再說」；因爲我拍了胸脯，我自己已經沒有把握是不是負得起承擔後果的責任。從前講甚麼，都是斬釘斷鐵，一言爲定；現在覺得還是別作太多的承諾爲妙。類似的例子很多，要舉也舉不完。不過，我倒是非常幸運，我自己的態度的基本改變，並沒有引起別人的注意。也就是說，別人並沒有感到我世故了、老成了、或是圓滑了。反之，本來是尊敬我的人，對我更尊敬；本來不十分尊敬我的人，開始對我尊敬。我雖然不能夠一言九鼎，至少也可以使某些人有些頓開茅塞之感。

但是，我老了，我不能騙自己我還不老。

到底怎樣才是老？或是怎樣才是不老？用一把最簡便的尺去量：你能不能從頭做起？

我有一位做警官的朋友，忽然來告訴我：他要去英國。我以爲是奉派受訓。他却是辭職

改行。我以為是讀律師；他却要想做特許會計師。那不是至少要五年嗎？我問。我已經卅九歲了，不遲罷？他答。

他的太太有一份固定的職業，目前又沒有兒女的拖累，他可以從頭做起。於是，我對他說：恭喜恭喜，你還年青。果然不久以後，我就收到他由倫敦寄來一張風景片。

我也有許多二十剛出頭的朋友們，有些還是我的學生，他們都有一份安定而輕鬆的職業，生活得相當愜意。頭髮和衣着都能追隨時尚，花襯衣的口袋，可能有一兩張萬字票，一小包香烟。週末擠擠電影院，不然就上咖啡店喝啤酒。循規蹈矩，奉公守法。既不上酒吧，也不搓麻將。他們都在自得其樂。有時候，偶然碰到有「拍拖」的。說不定就會有喜帖來請我喝酒。再多幾年，又是携兒帶女。再多幾年，這幾位小朋友可能又是我的學生了。

我的女兒們也一個接一個的結婚了。逢年過節，她們會不遠千里地寄一點錢來孝敬。每封信都是勸爸爸媽媽不要太過操勞，可以及早退休，由他們來負責養老。偶爾我患了牙病，女兒女婿們都在緊張：爸爸的牙痛怎樣？不要緊罷！到他們的信到時，我早已忘記了我甚麼時候牙齒痛。此後，我給他們的信，每封都說我身體健旺，精神飽滿，工作輕鬆，全無煩惱。到他們再寄滙票來時，我全部璧還。我說：「等到我和媽媽不能工作時，便由你們來負責供養。」我不是要面子，而是不想真箇把自己看老了。傷風也好，感冒也好，在家書一律一字不提。

事實上，我却常常想：不幹了！

幾十年來，都是幹同一類型的工作，所遭遇的喜悅，固然相似；所遭遇的煩惱，也沒有甚麼不同。然而，現在，對於喜悅，已沒有從前那麼激動；對於煩惱，却沒有那麼容易忘懷。因此，同是一份工作，興趣日漸減退，厭惡慢慢隨之而起。人老，心也老了。

通常我們開老人家的玩笑，說他人老心不老，多少有點惡作劇的成份；所謂心不老是另有一種微妙的含意。我講我心已老，倒是老老實實的，決不是爲自己辯白。

反過來說，我的人倒真沒有十分老。我可以連續不斷的工作十小時；我可以一週工作七天；我可以在游泳池往返廿圈不必休息；我可以一口氣寫五六千字，直到手指痠痛；我可以漏夜開車一兩百里。

這樣一來，又有人說：你一點都不老哩！

早一些時候，一位中年朋友來問我：記憶力是不是因老而衰退？因為我已經是老於世故、老成持重的人了，我先且不答他的正題，反問他一句：爲什麼？

原來是他大學畢業之後，已經服務數年，現在再求深造。於是我就倚老賣老了：「不見得；我自己是離開大學十年之後，再去倫敦深造。我的英國導師看到我的英文大作，連冠詞也用不正確，叫我把英文文法從頭做起。我硬是從頭來過，而且迎頭趕上。考到倫敦大學的教育文憑。一年多之後，再進哈佛大學教育研究院……」（下面自我吹牛之話，從略）。」

這樣一來，這位朋友立刻有了信心，下了決心，不起疑心，放心去再啃書本了。

想不到在他臨走前夕，又來請教我：「如果我從頭做起，怎麼樣？」

我又得先弄清楚他的所謂從頭做起是甚麼意思？他說：譬喻改行。我又告訴他，我也是改了幾次行的。在我讀初中時，有所謂航空救國，我想學航空工程。在我高中畢業時，遇上了抗日戰爭，我考進了戰軍學校。過不慣軍隊生活，我又考大學，選了冷門，學國際公法。後來教華校，便從頭做起，改行學教育。那時已經卅出頭了。到如今，五十又出頭了，只能退，不能改了。要改行，便得看自己的興趣和當時的環境。講坦白一點：爲什麼要改？

我以老馬識途的姿態，過來人現身說法的心情，振振有詞，侃侃而談。旁徵博引，沒有一句話是沒有根據的。他一直在點頭稱是，我更是口沫橫飛了。

他好像很滿意，連聲稱謝而退。我心中在想：真是孺子可教也。

不奇怪麼，昨天他回來渡假，竟又問我：深造爲了什麼？改行又爲了什麼？

「我怎麼知道你是爲了什麼呢？」

他不問自己而問我，我真是笑也不是，氣也不是。我既不會鼓勵他深造，又不會勸他改行。不過，看到他滿臉的困惑和迷失，我不忍笑他，也不用氣惱他了。屈原不是講過麼？「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到了要從頭做起的時候，自己不僅要有信心，而且要有勇氣。提出了「爲什麼」，便表示出信心在動搖。

從另一方面看，提出爲什麼，就是要追根究底，牽涉到整個對人生的看法了。在心理方面，便得從頭做起。

謝永就

30 行

唯有晚色

唯有掩臉想哭的雲

十一時，一粒星都不醒

星，都閉上了靈潤的

水溜溜的眼睛

風們，伏着扁扁的身子

也好像都在最暗的屋脊上睡去

你呢？小丁妮

不帶項鍊

不掛耳墜子

只是霞轉身時的搖首

只是拉奏着禪琴柔婉的答允

晚安，小丁妮

你圓盡而超裕的恬愉

如果睡去

有沒有一座簇新的

噴泉式的夢

向藍着的天

或向這星睡去

風睡去

而雲掩臉

這奇異地黑

獨你醒着的平安夜

撒落蘋果一樣的假期

晚安，小丁妮

今天的日記跳躍着些什麼

繩，穿結着胸前的

那件深橙短袖的裙嗎

或是媽甜蜜的慈愛

還是約四小時的那口船窗

秦 秦

無題三首

無題一

我從她腋下挖出
一點點的
鷄肪

無題二

那天，她亮出一把匕首
我倒下。她跪下
我站起。她跪下
她把黑髮剪掉

無題三

一隻孔雀掛在我額前
我女人在上面
握緊我的存摺
抱緊我的子孫
她開屏時
我已死去

溫任平

電影技巧在中國現代詩裏的運用

(下)

有些電影技巧主要是黑房技術的安排與調整，就以「淡入」(fade in)，「淡出」(fade out)，溶接(dissolve)與疊攝(double exposure)而論，底片在送去沖洗室時，是需要一番加工的，需要加工的地方都以一種特殊的符號劃在菲林上，使沖印的人員易於辨認。現代詩當然不用送去黑房沖洗，不過上述數項關乎到黑房技巧對於現代詩的表現與題旨的傳達卻不無大的幫助。陳慧樺的「祭十八歲」最後一節正用到了這種「淡入」「淡出」手法：

他一愕背後就被蒼茫吞噬

四方魍魎都紛紛離去

龍門顛巍巍地升起

銀幕(假想中的銀幕)先出現一個人錯愕的神情，然後畫面由明亮漸漸轉暗，蒼茫終於吞噬了他的身影，畫面於是陷入一片黑暗中。這是「淡出」。至於第二行詩，如果要拍成電影

的一個片斷，一個低能的導演可能會望文生義，讓一些臨記戴着鬼面亮僵直地自人物身傍蹦跳着走遠，以示魍魎的「紛紛離去」。然則四方魍魎真的是一群群的鬼嗎？這豈非是另一部神怪片子裏面的一個 episode？個人覺得所謂四方魍魎並非指詩中的「他」左近真的有群鬼密聚，後來才紛紛離開（雖然字面的意義確然如此）。魍魎的出現毋寧是象徵人物內心的夢魘式底不安與紊亂的，如果我的看法是對的話，導演倒不如讓畫面仍留在黑暗中，同時安排一陣陣令人悚然的鬼哭神號（利用電子音樂的音响效果）的逐漸微弱以暗示「幽靈」的去遠。從第二行到第三行是「淡入」的過渡，畫面漸趨明亮，龍門就在逐漸明亮的背景中顛巍巍地昇起來。這三行詩結合了「淡出」「淡入」兩種手法，從第一行詩畫面的漸呈陰暗，到第二行的畫面全黑，然後是第三行畫面的轉入清晰，龍門在光線的逐漸增強中升起，這暗示了龍門昇起過程的艱難，故此龍門的最終脫穎而出形象是非常突出的。

至於「溶接」(dissolve)，梅淑貞的「花之灣」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實例：

把滿頭青絲浸入水中

我的劉海開遍了浪與水的花花

把已放逐的往事收回

旭陽照在滴翠的青山

你我在水中 門數海底的沉沙

落日鎮守於凌峯絕頂

你我痴坐於椰子樹下

苦候星辰欲曙與眉月初昇

而後而後 你拂袖遠去

我撲倒於那棵瀟瀟的椰子樹下

詩中的女主角把滿頭青絲浸入水中，髮絲盪動了水，水花泛動搖晃，人物注目着「浪與水的

「花花」，很自然地便回想到「已放逐的往事」，「浪與水的花花」的畫面漸而消失，另一畫面「旭陽照在滴翠的青山」漸漸出現，終於取代了前者。在一段短促的時間內，這兩個畫面是重疊在一起的 (superimposed on the screen)，這便是「溶接」手法。我預備在此進一步指出的是：詩中第二行到第四行所呈現的先後兩個畫面並非是直接取代的。這兩個畫面交替的過程也不似「淡入」或「淡出」有一段時間陷入全黑中。第二行的畫面「浪與水的花花」開始清晰，然後利用 soft focus 使畫面逐漸模糊，第四行的畫面「旭陽照在滴翠的青山」與第一個畫面重疊在一起，然後焦點逐漸集中，畫面漸趨清晰，這種安排可以消除畫面在瞬間交疊、取代的突兀感。愛森斯坦 (Eisenstein) 在「統一戰線」有一個鏡頭是這樣的：一個農夫把一個舊式的乳脂分離器防塵蓋闔上，分離器漸漸模糊，當畫面再度清晰時，出現在觀眾眼前的是一個新式的分離器，焦距的改變暗示了時間的過去，而且不致引起觀眾太大的詫異。在梅淑貞這首詩中，焦距的改變暗示了時空的更易，使一段過去了的，發生在不同場景的情節得於很自然地引入。第四行開始全是屬於過往的事件。這節詩最大的敗筆是第三行「把已放逐的往事收回」的插入解釋。就作者而言是怕讀者不了解人物正在回憶，所以挺身而出予以說明，然而這句不必要的知性的申述卻嚴重地斷傷了整首詩的純粹美感經驗，這段回憶或者回紋本身就 dramatically alive，任何作者的介入闡明都是 cumbersome 和 disconcerting 的。

「疊攝」(double exposure) 在現代詩中不算常見。這大概由於疊攝技巧很難運用得宜的原故吧。余光中的一首頗為膾炙人口的詩「如果遠方有戰爭」顯然是以疊攝手法來捕捉那種真與幻的感受，內心的衝突以及潛意識中蘊藏着的不安與哀痛的。茲節錄該詩部份於後，以便討論：

如果遠方有戰爭，我應該掩耳
或是該坐起來，慚愧地傾聽？
應該掩鼻，或應該深呼吸
難聞的焦味？我的耳朵應該

聽你喘息着愛情或是聽榴彈

如果一個尼姑在火葬自己

寡慾的脂肪炙響一個絕望

燒曲的四肢抱住涅槃

爲了一種無效的手勢

.....

我們在床上，他們在戰場

在鐵絲網上播種着和平

我應該惶恐，或是該慶幸

慶幸是做愛，不是肉搏

是你的裸體在臂中，不是敵人

詩中的「我」正在床上做愛，這是在極度的歡樂中(cease)他的腦海中却不斷閃過在戰場上進行着的另一種完全不同方式，真正慘烈的肉搏。這個幻覺一直纏繞着他，使他在做愛時作出一連串的內心獨白(interior monologue)：「我的耳朵應該／聽你喘息着愛情或是聽榴彈」「慶幸是做愛，不是肉搏／是你的裸體在臂中，不是敵人」。在遠方進行着的人類慘劇不斷衝進人物的內心世界裏，並且激起人物(一個現代人)的愧怍甚至反躬自責。他臂中的裸體姿態使他自然而然聯想到在越南自焚的尼姑彎曲底肢體。幻象與實象一直互爲交射，一直疊攝在一起。正如瑪基麗特·杜蘭絲(Marguerite Duras)在她編寫的「廣島之戀」(Hiroshima Mon Amour)那段有關一個日本男人與一個法國女人的兩情纏綿的片斷。他們在撫愛中談起廣島的轟炸的慘狀，在細膩的充滿情慾的動作中，醫院、被放射能殘傷了的畸形軀體，以及其他不忍卒睹的恐怖景象不斷穿插、幻疊。在「廣島之戀」中兩重世界的疊攝交揉了兩個不同的時空，其用意仍是「回敘」的；「如果遠方有戰爭」兩重世界的複疊則是實境與幻覺的交併，揉合了相同時間不同空間的事件。而瑪基麗特·杜蘭絲與余光中所處理的主題有一最大相同點，那是：性愛與戰爭，以及現代人在戰爭所造成的虛無感，失落感

中「企圖從裸體的擁抱行為裏，獲得一般具象的實存感覺」（註十五）的事實。

電影有它的節奏與韻律。一般來說它的節奏必然受到鏡頭的長度、場景的交替，鏡頭的運用以及剪接的速度，人物的動作，音樂與色彩的氛圍所影響。有時電影中也用到快動作 (accelerated motion) 與慢動作 (slow motion) 甚至凍結動作 (frozen motion) 使節奏濼而增快或減慢甚至純然靜止。這些技巧的運用是爲了加強某種特殊效果而引入的。譬如快動作在卡通片或笑劇中最爲常用，是爲了強調滑稽的趣味。快動作也可以用來渲染一個熱鬧的場面，車輛移動的擁擠，或者某種激昂的情緒（諸如暴怒、狂喜、熱誠……），且看休止符的「趕」：

驀地從床上彈起

他跳躍到椅上，拉開的抽屜搶出

一疊白紙，迅速在桌上拼命地接受

疾動的筆尖劃過劃過劃過

匆匆從攤開的書籍

跑出來的字跡

飛掠的筆尖匆匆地

由左至右由上而下，閃躍

一張兩張更多張的飽和後

馬上飛跌在一旁在一旁不動彈

匆匆地把桌上的空白填掉也等於把整個夜填掉

這首詩處理的是「匆忙」，它的快速律動是不是會使我們聯想到差利·卓別靈片子中常用到的快速跳動的鏡頭呢？

慢動作的運用往往是爲了抒情的，它可以加強悲劇的沉痛感，也可以使一個夢境更覺美妙，在實用價值上，它可以紀錄動作的細節（譬如一個運動員正在跳高）使觀眾能够仔細看到動作進行的姿態與過程，在美學價值上，它同時也使到那個本來是急速粗野的動作由於緩

慢化而變得富有詩意。拜燈詩刊第一期蕭蕭的天淨沙（其二）便是利用慢速鏡頭模狀了外在的景象，而獲得頗佳的效果的：

過了正午，臉才開始

上昇——

上昇又成一堆

緩緩
慢慢
慢慢的
黑雲
流連
復
流連

「緩緩慢慢的黑雲」不以直行組合，而被拆開為一行一字來排列，顯然時別有用心。就詩的音樂性而言，直排與橫排，在節奏上絕不相同（雖然字義並無改變），直排比橫排是快了許多。橫排由於是一行一字，在朗誦的時候，每個字在跌到另一行的另一個字之前需要作較長的頓挫，而不似「緩緩慢慢的黑雲」那樣暢行無阻、一吟到底。這種安排是把詩句的原先節奏減慢，那種每字一頓的姿勢與電影中的慢動作是非常相近的。正如「流連復流連」的改成三行來排列，它們同是使詩的律動轉緩的一種形式與內涵互為調配後的試驗。「流連復流連」從一行改成三行，在保持了它的字義之外，還增強「流連」的意思，更使讀者有「流連再三」那種直覺的感受（把此句用一行及三行的方式吟誦，自能有所領悟）。「流連復流連」

是正常的速度，「流連／復／流連」則是慢速度，雖然就速率來比較，分成六行來排的「緩緩慢慢的黑雲」是比前者更爲舒緩出神，動作更慢。

接下去要討論的是「凍結動作」(frozen motion)或「停止動作」(stopped motion)。凍結動作在影片中是選擇人物表情或動作最特異時(譬如目瞪口呆、或手足無措……)突然靜止，這種呆照鏡頭是很具戲劇性效能的。茲錄筆者的一首詩「變遷」以便申論：

燭火燃了又熄

熄了又燃

踏在雪地上的足印

悄悄隱沒

寒冷的鐘聲

有秩序地敲打每一個黃昏

大合唱突然中止

指揮的手僵住

汗出如漿的馬

頹然倒下

河水輕輕流動

滿山的猿吟依舊

全詩乃是以蒙太奇剪輯而成，前面五節用到並置蒙太奇，與聲音蒙太奇，最後一節則爲對比蒙太奇。人、事與物的變更與末節大自然的恆常不易形成強烈的對比，不過筆者引錄此首詩並非爲了複述蒙太奇在現代詩的運用，此點我在前面引錄賴瑞和的「沙漠六變奏」時已經研討過了，茲不贅述。我要指出的第四節：

大合唱突然中止

指揮的手僵住

用到的正是「凍結動作」。開始是指揮的手在揮動，大合唱正在進行，然後是大合唱的突然中止，指揮的手在空中僵住的純粹靜止底畫面。我沒有在詩中寫出為何指揮的手會僵住，大合唱何以會中止，而讓一切的可能留給讀者去想像。但是我們知道大合唱的中止與指揮的手的僵住是關連的：突然的事件闖入了合唱的進行並且破壞了它，而那究竟是什麼突變呢？是合唱團中有人突然倒斃嗎？還是指揮突然暴卒？這些可能都沒有形諸文字，我只抓住那遽變的瞬間，把最富戲劇性的一刻描繪下來。這種靜止所獲得的效果猶似德伏夏克 (A. Dvorak) 的新世界交響曲第二樂章及貝多芬合唱交響曲的終樂章的長段靜止是能引起欣賞者大量底懸慮與注意的。

電影中情節的交替與鏡頭的剪輯有時需仰賴一些基本的轉位法 (transition) 使其自然流暢、乾淨俐落，而不致引起突兀感。這些轉位法方式繁多，有所謂轉位 (wipe transition)，細述轉位 (detailed transition)，對話轉位 (dialogue transition)，溶化轉位 (match-dissolve transition)，招牌轉位 (sign-insert transition)，標記鏡頭轉位 (stock-shot transition)，字幕轉位 (title-card transition)，相似形狀位轉 (similar visual transition)，衝過轉位 (run-through transition)，音響效果轉位 (sound-effect transition)，相似音響轉位 (parallel-sound transition)，音畫轉位 (sound and visual transition)，形聲轉位 (visual and sound transition)，音樂轉位 (music transition)，信件轉位 (letter transition)，淡入與淡出轉位 (fade-in fade-out transition)，單純轉位 (simple deviceless transition)……等等 (註十六)。現代詩行與行之間、意象與意象之間、甚至詩節與詩節之間也有不少例子是用到類似的轉位法來連繫與轉接的。葉維廉的「醒之邊緣」第一、第二節如下：

鉸鍊憂憂

停住

又開始

停住

洗碼頭工人的談論

沒入霧裏

熱烈的爭執

爆發

又沒入霧裏

鉸鍊所發出來的斷斷續續的聲響轉接到洗碼頭工人的斷斷續續的爭論。鉸鍊的尖銳聲與爭執時的叫罵聲同樣是噪耳的。它們有着某種相似性，正如日本導演岡本喜八在「待」一片那一段開始的場面，以雨傘張開的誇飾強音，轉接武士拔刀出鞘的嗚嗚聲響，同屬相似音響的轉位。

而痼疾的「秋歌」其中一節：

馬蹄留下踏殘的落花

在南國小小的山徑

歌人留下破碎的情韻

在北方幽幽的寺院

「馬蹄留下踏殘的落花」是形，「歌人留下破碎的情韻」是聲，它們的共通處在於：「踏殘」與「破碎」同為凋零、破敗，而從踏殘的落花轉接破碎的情韻是形聲轉位，它成功地啣接了兩個相隔甚為遼遠的空間：南國與北方。再來看張默的「髮與櫛梳」的首二行：

衆山毛櫛聳立，在我們的眼裏

衆廟堂聳立，在我們的眼裏

鏡頭從衆山毛櫛的聳立「形狀」跳接(jump cut)到衆廟堂的聳立「形狀」。從甲物的聳立之姿聯想到乙物的聳立之姿同在一個想像的結構裏的，是一種「想像的聯想」，在影片中則表現為相似形狀的轉位。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實無可能舉出每一種轉位技巧在現代詩的運用及其例證，而把此項

工作留給關心現代詩的作者與讀者在創作上或閱讀上去發掘與體會。有些轉位法在現代詩中也許是非常罕見的甚至還沒有人嘗試過的，但這並不等於說這種轉位技巧在現代詩中是絕無可能用作借鏡。相反的，由於一些轉位方式的未經應用，現代詩人因此擁有更多的空間去從事他們的技巧實驗，或許可以嘗試到前人未曾嘗試過的成果也是大有可能的。蒙太奇在現代詩中的運用亦然。蒙太奇的種類甚多，普杜夫斯金(Pudovkin)及愛森斯坦(Eisenstein)各自把蒙太奇分成：對照的、平行的、象徵的、並置的、節奏的、氣氛的、陪調的、心智的、色彩的、音响的、尺度的……等類別。本文在前面所論及的蒙太奇，只是泛論性質，而不着重在指出那是什麼蒙太奇，也沒有為各種蒙太奇在現代詩的運用列下各類例証，因為本文的用意只能「舉一隅」，而把「三反」的職責讓現代詩的讀者，作者去深思。應該在此再強調的是，無論轉位技巧或蒙太奇它們在詩中之被引用目的都是為了剪輯(cutting)的便利：詩行與詩行之間的、意象與意象之間的、甚或是詩節(stanza)與詩節之間的「關聯性的組成」，當然這種組成是根據詩中意念發展程序結連在一起的。轉位技巧與蒙太奇的運用使剪輯乾淨俐落，明快簡潔而無半點廢墨，筆者在「林的象喻」中的兩行詩也許可為上述論點略作闡明：

一隻偶過的松鼠
地上幾粒破敗的菓實

開始鏡頭拍攝的是樹上的一隻松鼠，然後鏡頭跳接到樹下幾粒破敗的菓子的畫面上。這種轉位是根據蒙太奇的原理而把兩組鏡頭連接在一道的。這首詩並無說明菓子是松鼠在樹梢咬嚼時不小心掉落地上的，沒有一個映象告訴我們松鼠在嚼吃着菓實，也沒有一個畫面映攝菓實從樹上墜下的情景。從樹上的松鼠轉接到樹下的爛破菓子有一段「過程的空白」，由讀者的聯想去把它填滿。由於蒙太奇的運用，那段過程的描寫即可避免。我不敢說這就是「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不過如果我說這是成功的「省略法」(ellipsis)的運用當不為過吧。

本文詳討了電影技巧在中國現代詩的運用，極易引起的誤會有三：(一)以為凡寫現代詩必先懂得電影技巧，不懂電影技巧或對電影的攝製沒有心得的人不宜寫詩。(二)凡有運用到電影技巧的現代詩才是好詩，沒有用到電影手法的詩是劣詩。(三)筆者屢屢提及技巧，是一個技巧

至上主義者。我有必要與責任澄清上述三項可能發生的誤解。

第一項可能的誤解或担慮是完全不必要的。凡現代人，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如詹尼），都會或多或少與電影有接觸的。換句話，他們都會看過影片（多寡不論）。只要他們看過技巧有認識與了解的（雖然大學電影系那種 formal education 提供了更多系統化與步驟化的 conscious learning）。一個普通人在看過一部片子之後，同樣會從中獲得不少心得。就憑這些心得，如果善為利用，足可提供不少技巧上的靈感。作者對電影的接觸認識與電影技巧在詩——或是廣泛地說：一切文學作品——的運用固然有關，但它並非是絕對的，必然的先決條件。一個熟悉電影的各項訣竅的作者當然更能駕輕就熟地在文學上運用他這方面的知識，但他也可能完全沒有考慮到電影的某些技巧可用為文學的表現；相反的，一個對電影認識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他的戲劇「善有善報」(Measure for Measure) 裏，安哲婁 (Angelo) 薩貝拉向代理政事的安哲婁求情，安哲婁為伊薩貝拉美貌所動，乘機要脅，可是一方面又為良知所責備，在屋子裏自說自話起來：

安……這是怎麼回事？這是怎麼回事？是她的錯還是我的錯？誘人者或被誘者，誰的罪過大些？哈！不是她的錯？她並沒有誘惑我；是我的錯，恰似香花與死屍同在陽光育煦之下，我卻像死屍一般變得腐臭不堪。……（註十七）

這段充滿自責的 soliloquy 有提到香花與死屍。為什麼他會提到與事件毫不相干的香花與死屍呢？約翰·韋恩 (John Wain) 認為：「很明顯的，這是安哲婁自省到自身的罪愆時腦中浮現的映象。這些映象的引入並無經過解釋，亦無須解釋。今日的電影導演是相當熟悉這種技巧的。在故事的一段行文中呈露了某些強烈的情緒後，開麥拉即移攝某一物件——牆上的壁虎、垂懸在線上晃打着的破衣——這物件是象徵那種特殊情緒的視覺映象。莎士比亞用的正是同樣的電影手法。」（註十八）。莎士比亞時代並無活動電影 (motion picture)。電影是本

世紀的產物，可是莎士比亞卻能在他的戲劇中用到電影手法來處理劇中的情節 (Muthos)、場面 (Opsis)、人物的性格 (Ethos) 及思想 (Dianoia)，正足以證明不諳影藝的人一樣可以在作品中運用到這門藝術的技巧的，對電影無心得的作者們儘可以放心。

是否有在現代詩中運用到電影手法當然不是一首詩優劣之所由判。時至今日，現代詩的技巧已非當年五四的平鋪直敘，或每行的開端與結束加幾個啊啊嘿嘆可以比擬的；現代詩的技巧無疑是多方面的。大概來說，它是橫的移植也是縱的繼承，且許多跡象都顯示它會向並正向其他藝術，諸如音樂、繪畫……汲取不少養料與意念，圖更大的蛻變與更強壯的生長。一首沒有用到電影技巧的詩，卻用到別的技巧，這技巧也許是更適宜來表現某種題材的。譬如白萩的「流浪者」以圖象來暗示一個流浪者在一望無際的地平線底廣漠中的孤單位置，在表現效果上便甚為卓越（註十九）。就現代詩而言，電影技巧當非技巧之全部，而是技巧之部份。一首沒有運用到電影技巧的詩當然可以，也絕對可能是一首好詩。

筆者不是技巧至上主義者，討論技巧問題足以顯示我對這個問題的重視，但我並非技巧的「一專狂」(monomaniac)，同時亦深知無論現代詩也好，其他文學形式也好，捨內容即無技巧可言。同樣的，如果內容沒有技巧去作有效的表現，本身只是一堆乾燥的材料而已。內容附麗技巧的安排然後在美學的基礎上站起來，其開過程便是藝術處理的過程。有些人認為「平易」即是不用講求技巧，其實「平易」也是一種技巧，而且還是一種很「高深」的技巧。」（註二十）。技巧的應該重視、值得重視大概是毋庸置疑的了。英國現代大詩人奧登 (W.H. Auden) 在「十九世紀英國次要詩人選集」的序文中曾舉出作為一個大詩人 (major poet) 的五種條件，其中一種便是「在技巧上，他必須是一個 virtuoso」。現代詩（其他文學形式亦然）處理的題材日漸紛繁，大至對國家的懷念、對戰爭的控訴、對時代的反映；小至生活中的白日夢，一時的感興，某種飄忽的情緒亦一網包羅，真可謂「上窮碧落下黃泉」，處理這許許多多各殊的題材應運而生的即是多樣的技巧以求駕馭自如。故此，在發掘更能表現民族心靈與精神的內容之同時，追求表現這種內容的技巧應該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相輔並行的工作。本文無法把技巧與內容共在一起來詳討，並不意味個人對內容的忽視，而是本文用意在於舉例說明電影技巧給予現代詩的啓示，而不在于討論內容與技巧相互間的關係。

這方面的研討只好俟諸來日。

在解釋了讀者可能提出來的三項疑問後，我幾乎漏了一項最基本的質難：把電影與現代詩扯在一起，是不是一種標新立異的邪說？我的答案是堅定的「不」。何瑞士（Horace）在他的「詩的藝術」（*Arts Poetica*）第三百六十一行提出「*Ut pictura poesis*」。後人評王維的詩：「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都把詩與畫相提並論。把詩與音樂並列在一起，更是由來已久。中國最早的詩經本身就是一種歌謠形式。而愛森斯坦在他論及狄更斯（*Dickens*）與克里弗（*D.W. Griffith*）的著名文章裏會坦率地透露「電影會向小說學到不少技巧，但在另一主要方向上電影亦影响了現代小說家的許多創作手法」（註二十一），馬紹爾·麥努漢（*Marshall McLuhan*）亦指出：「在現代文學中，最有名的手法大概莫過於意識流與內心的獨白……意識流實在是電影技巧的活用在文章上。」（「*In modern literature there is probably no more celebrated technique than that of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or interior monologue……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is really managed by the transfer of firm technique to the printed page.*」（註二十一）。這樣看來電影與文學的影响與啓示不是單方面的，而是雙方面的。它們各自從對方的領域中擷取到不少方法學的稟實。然則，電影與文學（詩）的相提並論豈能妄言是一種標新立異的邪說？梁實秋曾說：「現代的文學藝術最顯著之象徵就是『型類的混雜』」（註二十三）。「混雜」是一個不大好聽的詞語。它似乎含有一種「紊亂」的*negative sense*。梁先生這句話的本意乃是指文學藝術與別門藝術的融合以致於貫通，從別門藝術中獲取某種有利於本體的茁長的質素。這樣看來，現代詩在技巧的蛻變中向電影甚至向其他藝術形式借鏡，應該是一件很順乎自然的事。

在結束本文之前，我得趕緊聲明一下：電影是電影，詩是詩，詩可以借用電影技巧，但詩不等於電影，寫詩不等於創作電影脚本，正如「詩和音樂在屬於音樂的範疇中競技，將會遭受到空前的敗績」（註二十四）。詩要和電影在影藝的領域中較力，亦註定是弄巧反拙的。在撰寫這篇文章之前，筆者曾零星地讀過葉維廉、翩翩、蕭蕭的文章中對電影技巧在現代詩的運用的某些片斷。他們提出了蒙太奇、劃出（*wipe out*）與劃入（*wipe in*），心理時間（*psychological time*）、淡入與淡出等例子。但葉先生的興趣似乎在古典詩，翩翩、蕭蕭兩位

先生雖有在文章中討論到現代詩的電影技巧之應用，可惜原文的討論中心並不在此，只是附帶一提，過於吉光片羽，但也由於他們的文章，激起我專文討論此問題之決心，理應一併在這兒向他們道謝。（完）

（稿完於七三年四月八日）

附註

註十五：引自魯稚子著「現代電影藝術」（台北，中國電影文學出版社）「新電影與反文學」一文，頁一四三。

註十六：有關各種轉位的方法與例子，可參考 Ernest Lindgren 原著由劉藝與史紀新編譯的「電影藝術」(*The Art of the Film*)「導演方法」一文，頁二〇四至二一〇。

註十七：根據 *Measure for Measure*, William Shakespeare 原著梁實秋譯的「善有善報」（台北，遠東圖書公司）頁五十六至七。

註十八：John Wain, *The Living World of Shakespeare: A Playgoer's Guide*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lican Books, 1966), pp. 17-18.

註十九：見白荻著「白萩詩選」（台北，三民書局），頁六十二至回。

註廿：引自七二年六月十五日台北中華日報中華副刊詩專號內刊余光中著「大詩人的條件」一文。

註二十：Harry M. Geduld (ed.), *Film Makers on Film Making*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lican Books, 1967), p. 30.

註二十一：Ibid.

註二十三：引自梁實秋著「浪漫的與古典的」（香港，文藝書屋）「詩與圖書」一文，頁四十一。

註二十四：引自拙文「論詩的音樂性及其局限」，香港「純文學」月刊第六十期（七二年三月號），頁卅三。

梁山泊的締造與幻滅

(下)

論水滸的悲劇嘲弄

■悲劇嘲弄：替天行道的變質

至於宋江在梁山草創時期，當然也是十分的关键人物，但是宋江的涵義却是顯晦不一的。從形式而言，宋江助成晁蓋、連絡武松（包括楊志、魯智深），進而夜看小鰲山之變，糾集了清風寨等大批人馬，流放江州府之行，又籠絡了潯陽江上諸色人物，宋江在梁山泊的組成上，確實像一個起動齒輪，和輸送的管帶。然而宋江本身的上山却一波三折，遲遲不成，並且對上山與否顯然有兩種矛盾的潛意識相抗拒着。所以在梁山泊組成的形式上，宋江是進退兩疑的。在實質上，宋江「仗義疏財、扶危濟困」，稱及時雨，為呼保義，似乎和魯智深近似，而為一個更偉大的拯救者；可是宋江真正的品質却難以一語概說的。從私放晁蓋說，宋江有和三阮同形質的集團意識的「義」，從疏財結義說，宋江有和柴進先朝王孫，養士為豪的相同的補償心理，（宋江對自己是「鄆城小吏」總耿耿於懷）從避上梁山說，宋江和楊志一樣，有欲竭力保全清白，以圖重回社會再建功業的渴求；而尤其宋江在一百零七人中，獨獨先情重武松，繼之又私愛李逵，自然是應加以尋味的安排。李逵之為宋江潛意識的表白者，早有論及（如金聖嘆讀五才子書指出李逵有彰顯宋江本性的妙用、夏志清先生水滸的再評價稱李逵是宋江在無意識層的 Alter ego。呂興昌先生水滸傳初探認為「李逵不時的扮演

宋江內心意念的發言人」。而武松對宋江實在也有這類似的作用。當武松一廂傾愛，使得「宋江洒淚」時（第三十二回），宋江確實有藉武松宣洩自我憐惜的情緒心理；而尤其於此，武松的濺血復仇，和在快活林的權力意志，更曾經使宋江戚戚於心。宋、武第二次在孔太公莊上遇着時，水滸寫道：「當晚，宋江邀武松同榻，敘述一年有餘的事。宋江心內喜悅。」（第三十二回）這一年有餘，宋江平平無事可說，水滸只敘述武松全部故事（包括從二十三回到三十二回），所以宋江心內對武松一年中憤世流血的經驗，竟有一種想像的模擬的快樂，以後，宋江的作爲，更是承流應變，愈益加厲了。

因此在早期人物中，宋江雖然也有他的特質，可是無寧說，宋江兼容並包了這些角色的特性，以及他們彼此之間的差異矛盾。宋江既集矛盾複雜於一身，再加他過分深思熟慮的艱難性情，在梁山早期縮建工作上，就情況曖昧難以一端概括言之了。然而宋江性情的妙用也正是在這裏。如前所論，自從史進發難以來，梁山泊初期成分是頗爲歧雜的，正極需要如此的人物才能普遍的籠罩，進而加以全面的領導。水滸宋江出場的讚詩說得好：「年及三旬，有養濟萬人之度量，身軀六尺，懷掃除四海之心機。」（第十八回）「心機」和「度量」對宋江是千古不易的評論，而也唯有如此，才能成爲「掃除四海」「養濟萬人」權能兼具的領袖。

但是宋江對水滸的意義還不止於是一個兼容並蓄矛盾統一的領袖而已。自從宋江上了梁山，在敘述上，梁山泊從邊際的存在，轉入主體的存在，它開始以一個成熟的姿態躍然而爲一切事件發動的主宰。梁山泊儼然是獨立自主而且真實存在的王國。這是我們不能忽略於宋江作用的地方。同時形式上，梁山泊也從此進入擴張時代。然而必須提醒的是，對宋江用來擴張梁山的許多翻天覆地的行動，我們讀者用不着目眩心迷，這些行動正表徵着梁山泊的實質開始有了不變了。早期締造的意義，這時雖然並沒有從表面上否定掉，甚至於正是梁山泊實踐的任務，但是梁山泊經過內閣改組式的變動，已經從一個簡陋的綠林組織，晉而爲權力政治；而且它實質的目的，也正是要表現爲一個權力政治。這對當初多少是強調個人行爲意義的締造原意，可說大相逕庭了。自宋江上山而後，梁山泊乃在一個極堅強的意志下，純粹

生存爲一個整體。這個堅強意志初初看來，好像就是梁山泊本身的集團權力意志似的，然而水滸却又常常暗示我們：這個集團權力，是被率領在個人權力之下的。它由宋江的故事象徵地說明着，例如：九天玄女廟受天書，是對個人權力的明白宣告（因此宋江必先受天書而後上梁山），宋江偷天換日改「聚義廳」爲「忠義堂」是將集團權力意志（義）籠罩於個人權力意志（忠）之下的明證。（除「聚義」與「忠義」不同外，請注意「廳」和「堂」詞義之別，「廳」是屬於公眾的，「堂」則有主宰。如水滸忠義堂後大「廳」是一百零六人的，忠義「堂」前則只豎立宋、盧兩頭領旗幟）——於是梁山人們在水滸的山寨上，乃猶如砂粒之凝入水泥，逐漸喪失自我的意志，甚至喪失本來的品質，彼此同類化起來，最後便成爲一個絕對整體的單純的存在。

然而這些還僅僅是對內而說，一個權力意志猶如一個原子，內在凝結產生的力量，是爲了向外去擴張，所以自宋江上梁山後，梁山泊就從零碎取，變成了幅射型的長征遠戰。在宋江領導下，三打祝家莊、兩破高唐州、會頭市、大名府等等大規模的侵戰，雖然是以救援、除惡、復仇等爲理由進行的，但是無論救援、除惡，甚至復仇都仍舊是虛飾的藉口（因爲梁山泊中不乏鷄鳴狗盜之徒，爲救援一二夥伴，略施小計即可，何需動輒萬千入馬？復仇雖然鄰近野蠻的渴求，但復仇和除惡一樣，對象總有一定限度，不應使無辜者血流漂杵的。）事實却是：徹底伸張權力意志和滅殺異己才是根底上的動機。肆意伸張權力意志是宋江承武松之後階，替梁山泊又更新規模的新型式，是宋江作爲領袖替他的子民們選擇的方向途徑。

然而不幸這個新型式和途徑却以墮性心理律則，泯忘了真正救世的目的，和打擊邪惡的公義原則，乃至更不是求生與尋樂的處所，而是向世界展示權力的龐然大物。梁山泊今非昔比。在無限度地伸張權力意志之下，它已變成一個嗜血集團。從大鬧江州始，梁山泊就專事集團的殺伐。這種集團的殺伐，既一方面以宋江的個人權力意志爲驅策，一方面又以梁山人們追求復仇、酷殺、和滿足徹底的本性自由爲根底；於是梁山泊乃同時具有原始部族和近代集權國家的雙重性格。或者說利用原始野蠻心性，復驅以集團意志的行爲結果。但在形式上，它却模擬着一個國家的行爲，以來掩飾這返野蠻的心理狀況。所以屠城血戰之後，總有

類如「先傳下將令：『休得傷害百姓』，一面出榜安民，秋毫無犯」儼如討罪的官式仁政；兩陣對壘，互摘罪狀，是國與國的交戰形勢；而戰爭事件，連綿不絕，則自然是權力政治擴張勢力的老程式。總之，模擬國家的行爲，其原因似乎是：在人類倫理史上，國家往往被視爲處超然地位，國家是立法者，和善惡正誤的裁判者，國家幾乎就是真理，在國家的模式下，侵戰殺伐被合理化了。然而這仍然是障眼的錯覺。迦太基被毀滅、邯鄲之爲死城，應該不僅僅是歷史的陳迹，而也是裁判人類行爲的資料。因此儘管梁山泊揚藹「替天行道」的大纛，以世界的裁判自居，但梁山泊本身仍然是不能避免被裁判的。

當然，這樣說，並非我們已忘記這個世界的過失與罪惡，或忘記這個世界需要正義的懲罰，然而唯其如是，在這有罪的世界繼續存在情況下，更加見出梁山泊悲劇嘲弄的不幸命運；因爲自魯智深以來，那原先只是取暖求生的星星之火，現在已蔓燒成蔽天的可怕狂焰。梁山泊非但沒有拯救，反而加痛苦以痛苦，生罪惡於罪惡；於是梁山泊那一個公理正義、互愛共存的遙遠的王宮寶殿，乃逐漸在猛火烈焰中崩塌了。因之，以「殺人」爲「救人」手段，終於不能避免做荒謬英雄的下場。罪與罰裏，主角拉斯科納夫取代酒店裏高談闊論的大學生，去執行正義，殺死了惡毒放高利貸的老嫗，又同時殺死無辜的威里，因而爲之久久不能解脫良知上的罪與罰的辯論之苦。水滸人們雖然不大够能力去體會生命與罪罰的意義，但是他們同樣得到了懲罰；魯智深最後也被放逐在草莽，參與肆意殺人勾當，喪失原先的稟素，實在是整個梁山泊沉落末途的徵象。而「正義」與「犯罪」成爲必須同時接受的孿生子，這是梁山泊，也是我們這正等待「正義」來救援的人類，所最悚然可畏的矛盾命運了。

同時梁山泊「同死同生」四海之內兄弟友誼的「義氣」，同樣的不但不能挽救梁山泊崇高理想的幻滅，反而促成悲劇、加深嘲弄，因爲壓根來說，伸張權力意志，滅殺異己就是由「同死同生」「手足之義」派生而來的。試看宋江在揭陽嶺和濶陽江上，先死而後生的遭遇，就可以知道它的梗概了；梁山泊所行的「義」是：只愛圈子裏人的小義。即使十字坡賣人肉饅頭的張青告訴武松說，有三等人不殺：「第一是雲遊僧道……第二等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第三等是各處犯罪流配的人……」（第廿七回）似乎其中已照顧到一種憐憫不幸者

的愛，但實質上還是江湖俠義的有分別的愛。梁山泊並沒有進一步把它擴大爲人類的博愛，宇宙的同情。相反地，梁山泊却一意推行這分別人己的小圈子的手足愛，結果就激起剷除異己的狹隘感情，和無理性的恐怖行爲，祝家莊、曾頭巾、甚至大名府、高唐州等等都是這一種主義下的犧牲者。那麼，梁山泊當初模擬血族團體和以後發展出來的權力模式，跟梁山泊揚棄「替天行道」的愛人救世理想，完全是北轍南轅的乖謬了。確實的，一個原始的部族或強大權力結構，只會攻殺異己的敵人，絕不會實踐仁愛的救世主義的。

這一個徹底大逆轉的結果，作爲領導者宋江固然不能辭其咎，因爲由他所引領的揚湯止沸與潯陽江上一批嗜血狂徒，已經預告宋江某些鬱結在最底層的質素，將使梁山泊如過河卒子一樣在這條路上有進無退。而另一方面，如前所說，人類善惡相結的懸劇性矛盾，當然更是最主要的幕後導演者。這一悲劇性矛盾指出一個應該早爲人類所熟悉的事實，就是：「救世愛人」如果僅止於理論，它的崇高和感人的完美，將永無損害之虞；一旦付諸實行，那麼愈堅執愈徹底，則痛苦愈多，流弊愈深。梁山泊和拉斯科納夫都是最不幸的實例。宇宙間似乎有一種嫉恨的破壞力量，使人類建設性的愛，總是不能容易地妥貼暢行。斯坦貝克的鼠與人裏的林尼，在愛撫中用粗掌扼殺了古里的女人，和口袋裏的老鼠，（也因此扼殺了他和喬治老康特等人的願望）這一個單純的愛的欲望尙且如此，奈何梁山泊却要置整個世界幸福於自己的粗掌中呢！

■ 個人權力和集團意志的對抗

但是當純正的救世精神正趨於幻滅的時候，無論在意志膨脹和形式上梁山泊却達到它前所未有的圓滿、旺盛的巔峯。七十一回因有天眼開石鑰名的保證，於是梁山泊沉醉在天龍英雄的光輝中。本來，假如繼續保持這個姿態，在相當時期內是未嘗不可的，但就在這個時候，一種猛回首的反省意識，倏地在宋江心底閃現。同七十一回，菊花會上，宋江突然唱出：「中心願……望天王降詔、早招安」的變徵之音來，以致引出一場很不暢快的爭執。當時宋江雖勉強用個人權力意志把它暫時遮斷，但自此以往，「招安」與「反招安」，「個人權力」與「集團意志」便成了兩個對立的主流意識，它們彼此相抗，以致兩敗俱傷，同歸幻滅。

爲止。

至於「招安」當然不完全是突如其來的念頭，在前，水滸就會用「專等招安」爲由，勸說過降將，甚至武松也對宋江說過招安的話：「天可憐見，異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時却來尋訪哥哥未遲。」（第三十二回）但是這種招安的期待，是單純的模糊的意識，只不過希望恢復正常人身分而已。（這從後來菊花會上武松率先抗議宋江求招安的主意，和最後不願回京師受朝廷爵賞，可以知道武松上面的話不過是一時之言。）而宋江渴求招安的意識形態却不一樣。宋江在武松將投二龍山入夥時，臨別尊重贈言：

「……：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攬撥魯智深、楊志投降了。日後但是去邊庭上一鎗一刀，博得個封妻蔭子，久後青史上留得一個好名，也不枉了爲人一世。我自百無一能，雖有忠心，不能得進步。兄弟，你如此英雄，決定得做大官。」（第三十二回）

這段話當然是反映宋江本身一個完整的心理現象。就是：希望通過「招安」而能建功立名。英雄如武松的固然必須如此，「無能」的宋江更須如此。因爲無論「郟城小吏」或獨身流亡處境，都永無封妻蔭子的機會，只有構成招安局面，才可能「青史留名」。類似上面的話，恰好楊志在投效朝廷失敗後，也會經說：「指望把一身本事邊庭上一鎗一刀，博箇封妻蔭子，也與祖宗爭口氣。」（第十二回）可是楊志請補殿司府制使，却被高俅批駁——既然楊志這條直接的途徑失敗了，那麼宋江通過「招安」的構想也許是可以成功的，因此當梁山泊實力到達高峯，足以引起朝廷苦惱時，宋江就不得不起了這個亡命以來的素志了。李逵一千人的反對，只有使宋江更強韌地積極起來，以免這一個意願被更強大的集團意志所吞滅。所以七十一回後的十回中，宋江所有作爲都集中在如何可以請得招安的焦點上，甚至不惜演出像李師師家那一幕出人意表的事件。宋江想以豪富玩客的身份藉李師師獲得徽宗皇帝降詔招安的情節（第七十二回），確實是滑稽荒誕的安排，令人難以置信；不過，不論它的藝術想像是否得當，至少它說明了宋江謀求招安的汲汲營營心理。就這層意思往前回溯，那麼宋江前塵往事過去種種作爲，都可以一一指認它的來龍去脈了。宋江既然以「招安」爲達到「封妻蔭子，青史留名」的手段，那麼犯罪爲寇也就是達到「招安」所必須豁出去的一步棋了；

而我們也不難解釋何以「孝義黑三郎」在努力謹守父訓之下，終於還是上了梁山的根底原因，這完全是傳統家族倫理和個人功名價值的論爭。進一步我們也了解，爲什麼宋江率領他的子民，整日價殺得天昏地黑，使朝廷震怒，官兵束手的模擬權力政治的行爲，却和委曲求全與高俅輩妥協以求招安的行爲，其間並沒有什麼矛盾抵觸地方了。

但是宋江這「無毀無成」，「不入地獄不成佛」的哲學，這慘淡經營的曲折用心，却不是梁山泊其他人所能夢想和體會的。宋江招安求榮的企圖，對那些曾經拋妻撇子，毀家離鄉，反抗舊社會，追求新理想的梁山泊初衷，根本上構成了一個強烈的反諷和破壞。因而在宋江把企求招安變成公然的努力以後，梁山泊其餘的人便起而與宋江明爭暗抗，力阻招安成功。表面理由是如魯智深所說：「只今滿朝文武俱是奸邪，蒙蔽聖聽。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殺怎得乾淨！招安不濟事！」（第七十一回）但真正原因，却正是因爲梁山泊人們所懷抱者與宋江相反緣故。當招安終於成功，而且征討立功以後，梁山泊人們受朝廷冷落疑忌，宋江憂悶不樂，於是李逵對宋江說：

「哥哥好沒尋思！當初在梁山泊裏，不受一個的氣，却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討得招安了，却惹煩惱！放着兄弟們都在這里，再上梁山泊去，却不快活！」（第一百十回）

李逵等對吳用說：

「……就這裏殺將起來，把東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去，只是落草倒好。」（全上）

所謂「上梁山泊快活」「落草倒好」，是梁山人們對梁山泊真正的眷戀，是他們對折宋江招安所堅執的另一個理想的生存方式。也就是包括當初三阮不怕天、不怕地，大秤分金銀、大碗吃肉肉的原始快樂主義；包括武松等生殺予奪的意志自由主義，而最能總括代表的，當然是李逵的反文明的野性主義。儘管宋江私愛李逵，別有同情動心之處，但是意識上，宋江和

李逵却分別站在兩極點：宋江率領着梁山泊做顯著的價值努力；李逵却固結着原始的渴欲，做了梁山人們（包括宋江）內裏動機的代行人。而李逵絕不是一個尋常的代行人。李逵的率性任真，固然使他初賦「人」形，可是他的本質却是「文明」的絕對仇敵。他殺人如砍瓜的殘暴、大啖人肉的冷淡、甚至於不需要動機的機械性殺人（任何人都需要理由化的動機，例如魯智深需要憐憫、林冲需要憤怒、武松需要仇恨、而李逵殺人後則逕直說「干我屁事」）和不殺人不痛快的野性，都絕對超出文明人所能理解。他殺死小衙內，如猛獸之撕殺小動物，已永遠被剝去人性。而一任本能的衝動，早就和受自然律支配的野性動物同出一轍。所以李逵雖然打算把母親接上梁山泊同享快樂，却在半途被老虎吃掉；這事件是深富寓意的，因為獸類是從不能夠反哺的。

李逵這些完全不能用寫實眼光接受的性質，使他成爲概念性的角色。在梁山泊，李逵不僅是宋江的寵物，也是大家最需要的快樂夥伴，梁山泊凡有個別出行的任務，李逵總要身與其事；衝鋒陷陣，也必自告其奮勇。當每一個人都在大集團裏差不多喪失了個人的殊性，和個人的重要性，僅僅是行動單位時，唯有李逵得保持他的突出氣質和個人作用。李逵像西遊記裏的悟空，隨時隨地跳出來，立刻以他的原始精力使其他角色充滿了生氣；也像酒神戴奧尼蘇斯（Dionysus）一樣，李逵的出現，同時激勵起人們狂歡和殘殺的原始心性；甚至，李逵更掃除了梁山泊裏自魯智深以至於宋江以來一切力爭上游的努力，而遁爲最純粹的原始存在。換句話說，是因爲李逵，使我們隨時記得，梁山泊是對抗於文明世界的一個具有洪荒性格的異域國度；是從文明世界逃離，渴望退回極自由、極滿足的原始烏托邦。這個烏托邦奉行的只是本性滿足主義，反對一切附加的價值觀。因而無疑的，李逵的本質，梁山泊的根底的夢想，是文明世界的破壞者。而這個破壞者，當然是宋江所畏懼的。宋江雖曾一度沈溺在李逵的放任裏——宋江自從在潯陽江頭遇李逵後，不過幾天就題出了潯陽樓血淋淋的反詩，以後更常假「替天行道」之名，行李逵野性主義之實——但是當宋江感覺時機成熟，終於昇浮而出，決定重新回到唯一可以肯定他個人價值（「博個封妻蔭子，青史上留名」）的文明社會時，那麼，梁山泊這種類於原始民族集團嗜欲的心態，是讓他恐懼的。除非把他們帶離那黑暗的叢林，否則宋江自己也必將被吞滅。於是，無可選擇之餘，他便堅決地率領着梁

山泊的人們開始第二次的「朝山旅程」。

所以雖經多方阻撓和破壞，宋江招安成功是可以預期的，何況當文明與野性正式展開爭論時，文明總有振振之詞來壓服野性。宋江招安成功了。宋江這一方面的成功，相對的，就是梁山泊夢想的失敗，是從梁山泊要求自主裁決是非善惡的初衷，以致於後來李逵沈酣野性主義的全面大失敗。宋江的成功似乎使梁山泊原來相信爲真理的東西變成了幻影，而梁山泊以往的血淚和吶喊，成了一場無稽的惡夢。

假如我們現在不說梁山泊原想就此結束，而說宋江把梁山泊轉變爲換取文明利益的籌碼，梁山泊的目的已改變，似乎也未嘗不可。可是宋江這個企圖也完全失敗了，結果是功名爵賞枉自虛懸，英雄豪夢終然幻滅。原書有一小節最堪尋味的描寫：

「……東京百姓看時，此是第三番朝見。想這宋江等初受招安時，却奉聖旨，都穿御賜的紅綠錦襖子，懸掛金銀牌面，入城朝見。破大遼之後，回京師時，天子宣命，都是披袍掛甲，戎裝入城朝見。今番太平回朝、天子特命文扮，却是幘頭公服，入城朝覲。東京百姓看了，只剩得這幾個回來，衆皆嗟嘆不已。」（第一百十九回）

這就是宋江新夢想被無情嘲弄的連環圖畫。它的過程是：英雄（紅綠錦襖子金銀牌金）——↓戰士（戎裝）——↓臣僕（幘頭公服）——↓武士而被奪戎裝，則無慷慨功勳可談矣！則奉命唯謹之臣僕可知矣！——↓更加的是，英雄夢輕易做不得，黥彭誅、韓信族。宋江最後不免一死。所謂個人價值既爲虛設，整個世界又依然如故。然則入世的一場奮戰就只是對世界的這份天知我知的「忠義」之情而已了！（宋江服了朝廷送來的藥酒後對李逵說：「我爲人一世，只主張忠義二字，不肯半點欺心，今日朝廷賜死無辜，甯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第一百廿回）

不幸其餘方面，梁山泊也完全是空耗。他們勉強重回文明社會的旅程，只是斷送了自己；即使不死，也並沒有建立起對這個社會的信念，一如當初對梁山泊那樣。例如武松以折臂爲由，不同朝廷；戴宗納還官語，去獄廟「陪堂求閑，過了此生。」；阮小七再回梁山泊石碣村，打漁爲生，奉養老母；柴進、李應相繼誘病、燕青長辭舊主；甚至李俊、童氏兄弟相

借出海遠駕、又去尋求另一個梁山泊了。（李俊與太湖榆柳莊人同行，榆柳莊就是梁山泊的拓影，見第一百十三回「混江龍太湖小結義」一節）真個是「飛鳥各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所謂「死生相托」的血誓，枉成了謬言神話。然而宋江既把梁山泊帶回現實的文明社會，那麼這種古老的原始擬血緣關係的破滅，自然是不足為怪的了。至於花榮、吳用殉死在宋江墳頭，李逵甘仰宋江所設的慢藥之後，所剩下的，也只是對梁山泊「忠義」精魂最後憑弔的熱淚而已。

梁山泊這樣被毀滅淨盡，真彷彿古代史詩裏，英雄爭霸，不幸的一方以永恆的悲痛結束了它的歷史，梁山泊與特洛城和庫拉闕家兄弟（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中兩大仇對家族之一）一樣，也在一個更強大的勢力下，遭遇了永遠覆滅的命運。於是，善也好，惡也好；救世也好，仇恨也好；野性的混沌也好，文明的榮耀也好，都只能伴隨着英雄熱血、好漢頭顱、赤子情懷，一任其幻化於千古罷了。至於烏托邦自應永遠是烏托邦，任誰也不能以超人的意志，把人類世界在指掌上捏造。所以哲人永不實踐而只虛構那理想國而已。然而，甘冒荒唐失敗、孤注一擲的熱情，却在凡愚者靈魂中輾轉反側；宋江死葬楚州城外，儼似梁山泊、也名蓼兒涯的地方，似乎不是夢想的迴光幻影，而是靈魂又首途去冒險的王國了。

（完）

不是小說的小說：

人生就是這樣的嗎？（一天的記錄）

溫祥英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號，星期二。

爲什麼四月十日呢？爲什麼不是四月九號，不是四月十一號，也不是四月十三日，星期五（不祥的十三、黑色的日子）呢？爲什麼偏偏要選四月十號？是否四月十日具有什麼紀念性，或最少什麼代表性嗎？四月九日，四月十日，四月十一日，四月十二日，四月十三日，都是單獨的日子，也都是一串連接起來的日子，有它們個別的特性，也有它們相同的共通點。四月十日，不是四月九日，也不是四月十一日，更不是不祥的四月十三日，黑色的星期五。同時，四月十日，也是四月九號，也是四月十一號，也是黑色不祥的星期五十三號。最少它們有共同的活動如刷牙、大便、沖涼、吃飯，雖然這些看似相同的活動，在本質上却迥然不同。四月十日我用雪王牙膏刷牙，四月十三我驟然發現一支好合牙膏，貪念突起，借用了半寸，結果嘴角起了紅粒、癢癢的（我對這種牙膏似有一種皮膚敏感症）過後呈淤紅，再後黑色的一片（我遂有不祥之感）也可能在四月十號，我是用上下上下正確的刷牙法刷牙，四月十三我則懶惰了，用轉圈子刷牙。不過，縱然如此，四月十日有四月九號的影子，而四月十一日或十三日，也都有四月十日，甚至四月九日，或甚至一九四零年九月十一號我出生之日子的身影。這似乎太過縮命論了，但是，你能從一連串廣續的日子中抽出一個孤立的子嗎，一個不受昨天的影响，或不改變明天的日子嗎，雖然那種影响，或那種轉變微之又微，肉眼看不到。

然則我又爲什麼選擇四月十日作一個詳細的、有系統的記錄呢？我本人也不大清楚。人的動機不是這樣單純的，一言可以道破的，人不是小說中的人物，那麼的容易使人預知他的下一步棋。人的動機是複雜的。有時來自有意識，有時來自潛意識，其實大半的時候都是來自有意識兼潛意識變管齊下，雖然我們大多時候都忘記了，因爲一旦表達出來，縱然仍在腦海中，以文字或一瞬即逝的景象，潛意識就變成有意識了。而不管動機來自有意識或來自潛意識，或來自兩者相拌，這個動機總受着超意識控制着。這超意識就像高高在上的神，總是在檢視着，在增刪着，在改變着，最後所出現的動機，如成人電影，已是面目全非了，已不是先前那個動機了。有時動機觸了神怒，連放映的機會都沒有，一出現就被打落千萬丈的深淵裏。但有時神睡着了，如在酒後，動機就原原本本的出現了。沒有一絲半跡的修刪。哈，這最後的動機表現在行動上，就是原原本本的人性了！但是，你敢說這就是原形畢露的人性嗎？這只是反常的時代反常的人的表現，如在烽火瀰漫的時候。難道這反常的才是人性，毫無虛偽，毫無隱瞞，赤裸裸的暴露無餘？難道平常的就不是人性，只是一種虛偽？難道一個瘋子才表現真正的人性？難道你能說一絲不掛的才是人，而衣冠楚楚的就不是人嗎？其實，修飾本身就表現出一個人。你總不能叫我也留起長可及肩的頭髮，故意剪得破破爛爛的衫褲，才算是真誠畢露。我衣衫的純色，我衣着的保守，不喜歡花花綠綠，不喜歡太炫耀，太引目，在在都表現我這三十出頭的人的本性。雖然有人可能不能接受，但我就是我，雖然有時也會表現得很矛盾。

爲了這個原因，我不清楚我爲什麼在那麼多的日子中偏偏要選四月十日。照題目看來，我似乎要探討人生的真諦，而這是一個大課題，一個見仁見智、莫衷一是的大問題。要從我整生的歷程來探討，似乎是千頭萬緒，無從下手。於是我唯有求其次，從一天的生活中下手。而一天的生活，能否就把答案找出來，或四月十日在這方面就別具意義，我是不清楚了。其實，我也不清楚這四月十日的的生活具有甚麼重要的意義，可以教育我自己，或教育他人。我只知道，在做了那個決定之後，我就注意着四月十日的過程，因此也比較熟悉四月十日這一天。幸虧我這個課題根本就不需要、或不能夠獲得一全面的答案的，上面說過，這是一個見仁見智、莫衷一是、各人看法不同的課題。我並不比他人具有更深入的洞察，或更敏銳的

先知，或更大量的腦白，或更豐富的感受，或更多的道德優點。我只是一個平平凡凡的常人，三十出頭，夾在兩個世界之中，既不太保守，又不太開明。出生在大戰後的一年，日治時期的苦難只能從大人們的口中領略到（逃難時就慘了。我懷着你走在山邊，一不小心，滾到河裏，整條毛巾都黃了）；獨立後，我的思想感情人格都定了型，那種勇往直前的風氣感染不到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就是這樣平凡凡的一天。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日·星期二·

醒來，腰骨酸痛。看鐵漢雄風，攤坐在沙發上，雙腳托在矮凳上，一口黑啤一口烟，八年來，這具機器不知破損了多少，爛銅廢鐵賣出去，不知尚值多少。

轉側，背窗。龍妮不知幾時已躺在中間。縮後，腳趾酸酸，屈得太久，伸一伸，菊妮也不知幾時就躺在腳下，唯有再轉過身子，面窗。

晨曦淌入，隨着鳥鳴，婉轉噪舌，天空刺眼的蔚藍，椰樹飄揚，帶着滿頭散髮。窗格把天割成一長方形一長方形的，摺疊起來，一隻鷹從最上的一格消失，翅膀無聲無力地拍動着。

半導體收音機整夜沒關，張德利正在喊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琴聲鏗鏘，第二圈將開始，預備，開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聽不清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

該跟着他做做體操。右腎劇痛。不過那第二個，總是聽不清楚，究竟是甚麼體操。把枕頭翻過來，觸面生涼，把頭埋在枕頭裏，鼻息燙臉。腰很酸，右腎作痛。健康就是你的。腳趾抽痛，用左脚按摩右腳趾。

橫豎沒有甚麼要做，還是聽完了新聞報告才下去。SA-BENTAR LAGI，報紙不會這樣早就來。坐在沙發上，雙腳架在凳上，讀着浪子英豪，然後把報紙從前面翻到後面。再看海峽時報。到這時通報該到了，看看稿件有登嗎，我有十篇在編者處。

現在重報新聞提要，該起身了。嘩，腰骨劇痛。妻仍臥在床左。龍妮的小臉貼在枕上，菊妮，擺你嘅奶奶啦。她跑下床，蹣蹣撲撲。開門，關門，又躺回床上，床墊顛了一顛。

自然地踱到窗台前，順手拿起風油，扭開瓶蓋，倒一灘到右手食指，擦在鼻孔上。流行歌曲，不知甚麼名，海面青黃，流動着暗影。長堤上早起的操步者，話聲傳不來。天正褐黃。

做體操。身體左右搖擺，雙手吊着。很痛。鼻塞，胸膛壓窒。深呼吸。雙手點地，點不着；腰骨硬了，再深呼吸，雙手舉過頭上。唔。

拿了烟盒打火機，開門。食晒未？攞牛奶樽來。她搖頭。

把門關上，下樓去。順手把烟盒打火機擱在長櫃上。直去廚房刷牙。張開嘴，臉長長如馬面。嘴闊起來，滿臉的肌肉都鬆鬆的。過去的英俊瀟灑何去了？把滿口的泡沫洗去。用毛巾擦乾手和臉，開雪櫃喝一大杯冷開水，取出一支香烟，點上，直接去廁所。膀胱輕鬆了，肚子輕鬆了，雙腿也蹲得酸痛了。抽水出來，拿毛巾冲涼。第一瓢淋下：我清醒了。

他冲了涼出來時，妻已下來了，而且還刷了牙，轉身去拿毛巾擦乾面孔，剛好與他迎面碰上。

亦裝香。他說。重有一捲菲林，今朝映佐佢。她說。

他無話。試想想，早餐後坐在沙發上，雙腿架在矮凳上，跟隨着郭長風的 Exploits，等着通報的被送來，等待着稿件的被刊登與否（一個人的命運總是被他人牽引着：編者的登與不登都會影响我的情緒），這種享受，這種懸疑，就這樣的烟消雲散了。你說，他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於是他說：敏妮 Still Asleep？他看見妻的臉，凝結在一個無限委曲的模型中，兩頰的肌肉綳緊。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What Have I Done？好地地嘅，就咁苦口苦面。妻就哭了，雙手掩臉，肩頭上下抽動。他不敢注視，怕昨天的臉色還留在今早的臉上。

不等答案，他已轉身對鏡梳頭。把髮梳下，滿頭都是銀灰色，尤其左邊，靠近開界線處。那不知是什麼鬼 Super Youth—Hair，越用頭髮越白，不知是真貨還是膺品。他迷惑地注視着架上那黃色的塑膠瓶。政府應該嚴加檢查，以確定商家賣的不是假貨。太多了，假貨

。他無助地呼了一口氣，順手拿了一罐士高，開了蓋，用右手食指去挖了一團，塗在掌心上。簡直分辨不出真假。然後擦在鬢邊，一手一邊，再擦在頭上，用力去按摩頭顱。雙手濕濕的，似乎還黏着髮膏。頭髮梳好了，那銀白也沒有那麼顯目了。我還很英俊，還很 *Presentable*。

洗手時，他爲用香皂與否而疑遲，最後還是用了。在毛巾上擦乾了雙手，他拉開餐桌前的椅子，坐下來吃他的麵包、喝他的黑咖啡。生熟蛋已不敢吃了，怕血壓高，牛油也改用了菜油，既便宜又沒那麼多脂肪，一磅才九毛錢，而牛油則兩塊二。店仔的結賬也減了很多。以前每月百五到二百，再加上消費人協會的五十多六十，負擔確實不輕。菜錢還是另算的呢。現在則一百鬆的。

吃完早餐，海峽時報已送來了，難放在客廳的地板上。商報還沒有來。八點多九點了，還沒有送來，不知怎搞的？他拾起報紙，就坐在沙發上。妻兒子女在後面不知忙著什麼，他不關心。

爸爸去映相了。他丟下報紙，跑到樓上，拉開抽屜，沒有相機。他跑到樓梯口，張口大喊。相機呢？樓下嘅櫃桶。妻說。他跑下樓去，打開抽屜。沒有相機。右呵！腳下樓上有右！床頭個個櫃桶。他跑上樓去。拉開櫃門。赫然是相機，在右角。他跑下樓去，在雪櫃頂取了菲林，裝在相機內。他記起了什麼，跑到樓上，拉開書桌的抽屜，取了計光表，又跑到樓下，擱在相機旁，再跑到樓上，脫了沙籠，穿衣穿褲。

Where? 坐上車後，他問，沒有轉頭看妻。*Up To You*。她說。去 *Monkey Forest*。後座的敏妮說。好好好呵，去 *Monkey Forest*。菊妮附議。龍妮只說街街。咁嘈做乜嘢？敏妮喊。他開了引擎。把車退到大路上，轉到新關仔角。

The Car Still Jerks。他說。*It's The... The... What? Point*。妻說。*Platinum Point*。他說。右腳壓住油門。個日去大山脚返黎，就有 *Jerk* 佐了。指針逐漸上昇，三十、四十、五十：呃，有馬打車。他抬起右腳。就睇呢道映。他說。你蘇格。他看看那草地，幾叢花，幾棵針樹，幾棵椰樹，一座鐘塔。沒有什麼景。唔知點映。

但警察跑到路中，示意他停下。他就停下，有點不解的看着他。What Now? 那警察慢條斯理的，一手叉腰，一手張開，似乎預備拉鎗似的。左邊的也走近來，俯頭看入車內。他睜大雙眼，無言。

Apa Macham Jalan Banyak Kuar? Tiga Puloh Saja. Board Sara Tulis Dua Puluh... Tiap Tiap Orang Pun Jalan Tiga Puloh. Ada Lisence?

他探手入袋裏，心裏還沒有恐懼，取出荷包，把禮申遞上。Apa Ini? 警察翻他的禮申，看見黃色的 AAM 卡。他不答。那個遞回禮申。Lain Kali Jangan Jalan Kuar Kuar。

他毫無表示，開了車，馳向紅毛花園的路上去。衰嘅。都係妳。但他沒有說出。妻皺起來的臉，濕濕的。What The Hell Are You Crying About? 他生氣，開門出去。妻攔住。做乜嘢呢? 他搖她。她嚎啕大哭。

他呼了一口氣。够運。他說。唔係就幾十蚊了。Your AAM Card. 她說。佢睇到你張咁。唔係。他說。佢冇 Spectrap, 無憑無據。

但車已慢了。後座的孩子還是喜氣洋洋的。

就停起呢道。妻說。他把車轉回右手的路，泊在樹蔭下。嚟。他扶孩子們下車。唔好走。有車呵。鎖佐車門去。黎道唔係搞嘅。

花園個道? 他一放手，孩子們就飛奔進去，圍在水池旁。妻忙趕上去。他蹲在草地上，脫了相機的蓋，套上一個 UV 鏡和一個鏡罩，他站起，掏出計光表，F16/125。

我從池那邊拍攝過去，相機放得低低的，就放在池畔，從一個低角度拍去，攝取荷葉波動的形，一池池的伸延開去，而家人蹲在池對面，無約束的自成一組。右邊的蘆葦也要拍入，作爲相片的框子。但他們的背後有一棵大雨樹，相機擺左擺右，大樹還在。我唯有改用 F8/250，希望把樹隱去。Click。

我從花叢後拍去，欲利用花葉做圖案。龍妮採折，聚精會神，一手伸來。Click。

我跳下花棚，從下拍上，以花架的橫樑直樑做背景，拍妻的輪廓。Focus 唔 Clear 嘅。我說，有點不耐煩，把那鈕推左推右。那反映在相機玻璃門上的輪廓，臉頰圓圓的，從額頭

到眼睛到鼻孔到嘴唇到下巴到頸項，都是一條混圓的線。Blurred。我說，在較對着距離。菊菊，行開！我映媽媽一個人。嚟啦，走開啦。但她跨在牆頭，靠近妻的身體。兩人都露齒而笑。我沒好氣。Click。

映晒了。他說，坐在牆頭取出菲林。三個小孩跑下去，在草地上相互追逐了。呢道好涼。妻說，把手巾扇臉。他站起來，他又坐下。孩子們在追逐。長凳那邊坐了兩個人，一個只穿內衣，襯衫掛在石桌邊。龍妮下梯級時跌了一交。妻忙趕去。上黎。妻喊，起呢處搞，唔好走黎走去。那兩人走了，背影消失在通道上。圍丁却回來了，掃着地上的落葉和落花。敏妮和菊妮躺在長凳上，龍妮把不上，依依呵呵的吵。妻把他拖上。他很足水地躺下去。

返了。他說，站起，走到花棚的另一邊。圍外是大路、垃圾車、大樹。他走回樓前。我想痾尿。他說。就起下低痾。呢道好涼，坐耐一的。他走到另一頭，張望了張望。後面有屋。他說。返了。要買白油。白油？妻仰望着他。白油樽。好。返囉。唔愛。三個孩子都說。返咯。一陣去睇戲，睇皮諾嬌。呵，去睇皮諾嬌。去睇皮諾嬌。

回到家後，兩份華文報紙都送來了。一進門口，他就去翻通報，通道版赫然是他的兒子教訓老子。他轉過頭對妻說，今日有。呢個月六篇咯。六篇，六四二十四，最低限度有二十四元。他把報紙丟在沙發上，跑到廚房，脫下眼鏡，擱在餐桌上，在面盆上洗臉洗手，在毛巾上揩擦乾了，到雪櫃前喝了一大玻璃杯的冷開水，才坐在沙發上，架起雙腳，重關他的大作：

近來手頭很緊。（其實，我時常都手頭很緊。）他記不起袋裏叮鏗响的日子。那是很淒速的以前，在求學時期。每晚菜市上的椰水炒粿條又椰水炒粿條玩笑胡椒粉瓶蓋的虛鬧或醬青的瓶蓋虛鬧盤滿碟滿碟都是胡椒粉都是醬青又鹹又辣又叫椰水雲吞粿條沙爹。從前，她對我的話總是言聽計從，而現在，她是長大了，雖然六歲未足，在教她補習時，她連我的吐音也表異議了。

做父母的，或做前輩的，怎會失去孩子或後輩的信任呢？……社會是轉變了，但我們這些上了年紀的人，却仍抱着傳統的道德觀念。我們可說是夾在兩個世界之中——一方面我們

忘不了自己的背景，另一方面我們又免不了受到現代風氣的影响。換句話說，我們的道德觀念是農業社會的，但我們的經濟觀念却是工商社會的。而這兩種價值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後生小子總覺得我們言行不一，總覺得我們在實行着兩套不同的行為規律（Code Of Behaviour）一套適合成年人的，一套適合未成年人的。最好的例子就是X片。同是一套電影，十八歲以上的人可看而不受壞影响，十八歲以下的則不可看。你說這是不是一種虛偽？

他從報上抬起頭：廳裏只有他一人。一個偌大的廳，板屏風門前擱着一張取下了鏡子的梳妝檯，上面安放着一架電唱機和一個擴音機，機上擺着妻買回來的裝飾，一個瓷花瓶，插着兩支假梅花，白白的小花在那兒耐着熱帶的暑熱，沒有生命。沒有香氣。再過去在牆角處是電視機，機上也同樣擺着裝飾，兩隻黑色的銀花瓶襯着一個白瓷花瓶，雕塑着一男一女，正聚神看書，沒有插花，真的或假的。對面牆就是一排的一張矮几和兩張沙發。他這邊則是兩張沙發，一張長沙發。廳中留下一大片空地。

廳裏只有他一人。妻兒子女在廚房裏不知做什麼，沒有聲音。他翻閱報紙，閱讀武俠小說，從最差勁的無冕俠王到仙琴劍到春滿江湖到最精彩的浪子英豪。他翻閱商報，再從頭翻到尾頁，看標題，讀想到寫到（沒有印象）。

食飯了。他跑到廚房去。說。睇一下個場戲。你蘇格。妻說。煮熟佐了。敏妮菊妮，快的黎食飯。食飽去睇戲。快的快的。兩女孩都雀躍，却為爭椅子而吵。嘈乜嘢。唔愛睇戲係冇？愛愛。想哭。係了係了。皮諾嬌，木頭公仔。快的食。

有人黎。他聽到鐵柵門的敲响，把椅俯後，往外看。亞俊黎佐。是咩，妻說。他推開椅子跑出去，順手取了鎖匙。亞玲姐，亞基，亞俊。他說，裂開笑容，同時開門。亞玲姐，妻已跟了出來。叫玲姨，叫舅父，他叫那兩個女孩叫。正話吃飯。黎一齊吃。亞基，吃飯去睇皮諾嬌。

三張大人四塊二，三張小孩三塊，一共七塊二。他計算，從荷包抽出一張一元鈔票，遞給妻：三張大人，三張細佬哥。找返八錢銀，That's Right。妻說。他拿了戲票袋在衣袋，那八角散錢袋在褲袋。半價應該七錢，一蚊實在Cheating。他說。買嘢食冇？於是一窩蜂湧

到攤檔前。抱佢。妻說。他抱起敏妮。愛乜嘢？又抱起菊妮。她張望了張望，我唔愛。妻說。够了。這也花去塊多錢。

呢排都係我哋嘅。坐下後，敏妮說。我愛冰淇淋。亞基愛冇？她點頭。Three Cups. No Smaller Cups? How Much? One Thirty. 他取出五塊三。No Change? No. I'll Give You The Change Later.

佢擺佐我五文。唔見佢黎。他說，當燈光暗去。全部細路哥。妻說。做細路哥頭。唔愛咯。菊妮說。呢個 Girl 就係咁嘅，晒錢。妻說。敏妮也說不要。你食埋佢妻說。

我坐在那裏，一口一口的吃着冰淇淋。敏妮跑過來，俯着身，說了什麼，係啦係啦，睇就睇，嘈黎嘈去做乜嘢呢？我愛痲尿，敏妮說，亞俊帶佢去。我說。With That Car He Doesn't Need Vaseline. 妻笑。呵，烟仔廣告過佐就做咯。The Government Wants To Ban Smoking In Cinemas 好呵。妻說。But They Still Allow Gigarette Adverts. 你地 Smokers 就流口水咯。

做咯，Cartoon 呢。噓——睇就睇，唔好嘈。Goliath II。陰森森的森林，深青帶着濃重的黑色。畫面（不，森林）在震跳。一隊大象正操着步，鳥巢裏的鳥蛋被震到空中，母鳥 with a disapproving look，手忙腳亂的接它們。Goliath II 原來是一隻小小象，高度剛到父親的脚指，連牠追逐的蝴蝶也大過牠，母象提心吊胆，一方面怕象羣中的任何一隻會踏牠，另一方面怕那隻鮮艷的老虎把牠吃掉。忽然牠不見了。母象大喊 Stop。父象急忙煞住，象羣煞不住，撞在一團。象羣高高在上，嚴峻不屑的俯視着牠。牠於是決定出走，被老虎追逐得大喊 Mother, Mother! 母象趕來，把老虎一甩，甩到鱷魚張大的口。這就是老虎的下場；但老虎從鱷魚肚內跳出，而 That's the /ast that is seen of him. 鱷魚愕然，摸着那個空肚子。Goliath II is disgraced 了。但象羣在繼續前行時，驟然遇到一個邊幅不修的老鼠，急忙煞住，又撞在一堆了。繼後逃遁在河裏。小 Goliath 面對着老鼠，滿面茫然。母象掛在樹梢，眼看着兒子將要遭殃了，却無能為力。老鼠說：Are you not afraid of me? 一手支着樹幹，身子斜靠着，一手正曲着在欣賞指甲。Why? I am just as big as you are? Goliath II 說。I am a mouse! Goliath 却不懂。於是兩者大打出手，什麼柔術，什麼滾球，都用了出

來。最後 Goliath II 把老鼠吊在池塘上，鱷魚在下面張口閉口，老鼠縮上縮下。最終認輸了。Goliath II 高高騎在父象的頭上，父象以葉遮住牠，牠愉快的笑了，雖然眼圈黑黑的。母象也安心了。

I prefer Goliath II。他說。開了引擎。Walt Disney 嘅 Cartoon 畫得又 Colourful 又 Lively 每人都笑滿心腔，每人都有很多話要說。

他躺在床上。窗外是刺眼的光，白色的，又像黃色的，天是淡淡的藍，靠近窗腳的是一片白，似乎是平平的一片雲幕，但細觀之下却顯出程序，近處的纏着灰邊。椰樹在舞動着纖指，滾動着一片白光。偶然還有一兩隻飛鳥掠過，一兩個煽動的黑點。

他轉向內面。衣櫥的門打開，一條繩子吊着手巾、領帶，不規則的，應該加以整理整理。但他沒有動，妻不知在樓下做什麼。一定在跟玲姐談家常。助哥沒有來。不知又是否開翻了。黃色的板壁掛着內衣內褲，襯衫和長褲。他把臉壓在枕頭上，鼻息很熱。他翻了一個身，從頭下抽出一個枕頭，夾在兩腿間，壓着肚子。肚子一陣滾動，一股熱氣透向肛門，他忙忍住，跳起來，順手在書桌上取出一支香煙，點燃了，衝着下樓。

在樓梯口，他遇着妻，雙手濕濕的，仰着臉對他。You also? 他沒答，逕自跑去廁所。唔知做乜嘢。他說，從廁所出來後。一定吃錯嘢。玲姐說。冇嘛，剩吃愛淇淋。妻說。What about last night。他說。我地吃左果的一串串的乜嘢。唔會，過十幾個鐘頭咯。妻說好在唔係睇戲時。

晚餐是雞，羹醬青，看起來全是油膩。你操勞，你為家庭犧牲了很多享受。而現在你肚瀉，却不羨點你能够下嘍的東西。於是你說：咁點樣食？肚疴唔吃得炸嘅。玲姐說。炊唔得咩？她無言。她只是作客。你坐下，夾一塊雞肉，吃不下口，扒了幾口飯，你把碗放下，推開椅子，站起來。唔吃咯？妻說。唔想吃。欲支 Stout 就好咯。你說。肚咁樣重飲。玲姐說。你呢個人。妻說。但你還是取了一瓶黑啤，藏入雪櫃。

他蹲在廁所內。嘩裂一聲，滿坑都是黑黃色的雨點，臭氣薰鼻。他用手壓着肚子，輕聲呻吟。又一陣絞痛，一陣嘩嘩裂裂。

喂喂，你怎搞的，你這個執筆者？連人家大便你也寫下來，多俗氣。

對不起。在寫這篇東西時，我選錯了手法。這種手法不容許你有一分一秒的 *Respite*；我必須每分每秒都追隨着你。否則我就對讀者不忠實了，其實，我已偷懶了很多次，也放過了很多次。你去了廁所十八次，我只描寫你這次，你就吵了。我這篇東西畢竟不是小說，只是一篇記錄，什麼都要錄下。只有在小說中，人物沒有自然的腴洩，現在如東不是受了X片的影响，人物連冲涼做愛都沒有呢，似乎這些很自然的活動是很卑下的，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可幸我這篇不是小說，因此不必遵循小說的禁忌。我這篇東西沒有人物，沒有情節，沒有衝突，外界的衝突或內界的衝突，也沒有 *Denouement*，正如人生一樣。就讓我對己對人忠實一回吧：我們寫作者已騙人騙得太久了！

呸！

你那末就是睡吧。睡着了，我也不用把這篇東西拖得老太婆的纏脚布那般又長又臭。但你必須不要作夢，如果你發夢，我就非描寫你的夢境不可了。

別怕。我已學會不做夢了。

那末，你就去睡吧。我也可以攔筆了。寫了一個多兩個禮拜，手也倦了。要詳細細細，一字不誤地記錄下現實，雖然僅只一天的現實，畢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難怪很多作者在編着神話而美其名曰寫實。這種細膩的工作，既吃力又不討好。這種正對現實的寫法，不但得罪人也得罪自己。我已經沒有那種耐心了。

他脫下拖鞋，剛踏上第一級梯級，就聽到有人喊亞叔，向外一望，原來是國榮和姪婦。他只好穿好拖鞋，迎出去，開了門却無話可說。國榮說：*This Sunday I'll go to Ipoh. Promotion? \$125/- more only.* 我就係去睇搵到屋嗎。同一個朋友公司一開，聽講有八九十蚊就够了。*Settled down* 之後正帶佢去。姪婦看着國榮，面露笑容。他却一無所感，圍了一圈，坐在沙發上，拿出矮凳，架上雙腿，我肚唔好，唔知去左十幾二十擺咯。食錯嘢？唔知。亞嬌呢？睇樓上。佢都痴，敏妮亦痴亦嘔。佢哋佢地翻。上去呵。*Excuse Me*。他又跑去廁所。

出來後，他在客廳上等。樓上一陣騷動，國榮跑下來。亞叔痰盂呢？他指指後面，癱瘓在沙發上，雙脚架起。國榮又上去了。他對着牆壁上的一幅畫。買了一個月罷了，却已不留

意了。一個女的在正中，藍色的袍子張開。左手曲着，頭向左低着，保護着手中的孩子。連着她，但背向着她，是一個男的，只穿一條泳褲似的底褲，瘦瘦黃黃，頭垂低着。在女的左腳處，一個男的正抱着雙腿蹲在那裏，頭壓在膝上。這一組人物都被圍深紫色框着，看似柔軟，實則堅韌。題目是：婚姻。

他對着那張畫：妻淚流滿面，繃攢起來的臉。What the hell with you? 他說。你俾女人寫信。我唔鐘意。妻說。他只看見抽痛的肩頭。

畫中的男人。垂着頭，抱着雙膝。

亞叔，返了。國榮說。返嚟時再搵你。

他站起身，送他們到門口。然後上樓去。

睡着了。

風訊

□這一期的小說稿比較多，宋子衡、莫邪、南子、菊九、小黑、雅蒙、都是名字熟悉而作品可信任的。

□黃峯衍寄了三首在日本寫的詩來，那是琵琶、笛子、窗景，蕉風得到海外作者的來稿，很高興，黃峯衍和一些其他的作者，像柯彬、朱牛人、賴敬文、王潤華他們，都是從星馬出去的作者，我們一方面高興看到他們仍然不斷創作，一方面高興仍然得到他們的支持。作者對蕉風有信心，也增加我們的信心。

□有一家名叫 *Chopmen Enterprises* 的機構來信，說為歐美各大學及圖書館收集文學研究的資料，要了蕉風文叢的「湄公河」。這本是一件不足道的事，但是，對作者譯者來說，這或許不無鼓勵作用，這至少表明了他們的作品得到了某一些反應。

□最近有幾位熱心的作者來信談到，希望蕉風能出一個「散文及其研究」的專號，並寄來了部份稿件，我們願意做這件事，但不一定是全期的「專號」，只要稿件充足，我們隨時可以在一期裏安排一個篇幅較多的專題，歡迎作者這方面多來稿。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二元八角，全年十二期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 閱 期 數	期 起 至 期 止
訂 費	\$
註 備	

蕉風文叢訂購辦法

■叢書五本：「尼金斯基日記」 (定價一元)

歹 羊著：「點·線隨筆」(定價一元六角)

完顏藉著：「填鴨」(定價一元四角)

黃潤岳著：「閒思錄」：(定價一元)

拉笛夫著：「湄公河」(定價一元)

■訂購辦法：

●預約者請填寫下列表格，在書名前()內用△號劃出預約書目，連同應付價格同值的郵票寄交：

蕉風文叢收：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文叢訂購優待單

訂購者姓名	(中文) (英文)
訂購者地址	(英文)
訂購書籍：	點·線隨筆 冊 () 填鴨 冊 () 閒思錄 冊 () 湄公河 ()冊 () 尼金斯基日記 冊 () 全輯 四冊
價格	上述叢書共_____冊 共計_____元_____角
備註	

請閱下列四種叢書

棕櫚叢書

宋子衡著：宋子衡短篇

冰谷著：沒有黃昏的日子

每冊訂價馬幣二元

郵購地址：

NG NEOH LENG,

153, Jalan Tanah Liet,

Bukit Mertajam.

Seberang, Perai.

犀牛叢書

1 李有成著：鳥及其他

2 麥秀著：再見斑馬線

3 思采著：風向

4 梅淑貞著：梅詩集

每冊定價馬幣二元

郵購地址：

TEH BOON CHOOI

317, Tanjong Tokong,

Penang.

五月出版社73年新書

子木著：白天的月亮（小說）（已出版）

流川著：流川論評集

牧羚奴著：牧羚奴詩集3

南子著：填河（散文）

謝清編：新小說集

謝清著：醉了，芒草（小說）

郵購處：

TAN HONG YEOW,

11, Lorong 27,

Geyland, Singapore 14.

蕉風文叢

尼金斯基日記（牧羚奴 郝小菲合譯）

閒思錄（黃潤岳著）

填鴨（完顏藉著）

點線隨筆（歹羊著）

湄公河詩集（拉笛夫著）

郵購地址：

CHAO FOON MONTHLY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KDN 6572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44 期 ● 一九七三年六月號 (六月二日出版)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Ipoh Book Co., No. 38,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el: 4660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